



陳眉公全集

846.7  
384-2  
:2



# 眉公全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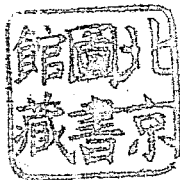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論

左傳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掇擷，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齊宣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癘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彿周官，調人諧讎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誣。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誣。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

211499



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芟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即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豔，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蠹之下筮，薰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讎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 佛氏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爲披緇拈鉢。

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設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驚，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關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於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干僧，乃所爲藏天下於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籍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於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

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搏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於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嘔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太子以定。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托以劫帝者也。夫四皓者，爲東園公、甯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此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始皇驕小，目無先生，束詩書於烈焰，薦儒者于鼎俎，當時魯兩先生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鸞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遊。」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之旁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讎，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有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

卒爲帝師，四皓胸中，獨不有子房在乎？水溼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百年調合，四皓與子房，皆天下異人也。寧有招而不出，索而復遜者耶？圯上黄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腕，如交人間人耳，不爲異。况四皓齧松飲泉，近棲商山之巔者也。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隆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豢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讎，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開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於一旦志行讎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旣借漢以報韓讎，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報楚，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顯，子胥離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離在君，讎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大抵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誰僞託而却之帝哉？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陳眉公全集 卷十

# 眉公

## 卷十一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題詞

#### 新柳詩社卷題詞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泣涕攀條，余夙秉心痴，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廣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 題小崑山賦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聲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雁行。甫撤講壇，旋搜名利；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牀茶竈，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廣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藝苑千秋；綵闕筆花，豔流貝葉。機鋒銛出，猶馳競渡之龍；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圓，看風把舵；又何妨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右。



題馬妓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遊戲。溫日觀、荀勗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于繪事者不能。馬卿以閨秀名娼，畫風蘭乃爾，非特校書遊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弗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燈下畫扇有題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題董玄宰傲雲林筆意圖

杜澆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與雲林皆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倪翁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嘗列倪畫于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幀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題吳渾之印宗卷後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鑿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

卦也。老氏以吾壽于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  
渾之之技，進于道矣。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嘆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之。偶有感題此。

■ 題李舜卿新柳圖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藉中，欲同日棄擲。舜卿爲新柳作詩，極其供養，而又倩諸公繪圖，可謂于柳眼太覺情緣，與香山放置心腸，豈非天淵也。

■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

余與玄宰，泛游春申浦，展趙文敏桃林春色圖。玄宰摹其筆意，而又以北苑兼之，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也。

■ 畫季雅扇并題

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神？

■ 題自畫季仲舉新柳扇

賞之。  
宋侍詔蘇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游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仲舉具三昧眼，定能

■ 題君釋畫扇：

鼓琴動操，能令衆山皆響。此中不見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故也。

■ 爲朱孟博題研山：

此石丈也，孟博正今之南宮，請具袍笏拜之。

■ 題張清臣扇頭：

雲山高尙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至，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大奇！

■ 題董玄宰畫：

玄宰居長安，不肯向人作一木一石，惟高僧逸民狎得之。此畫與余同游白石山下素堂，振衣叫快，遂潑墨歸而布色，真大奇也。

■ 書吳君得扇頭：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君得伯仲邀余，輩噲榔那枝，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褫帶解簪，盤跚無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 題畫：

東坡生平，寫疎篁古木，松雪則以飛白書法爲之；皆在格外取姿，非俗工所能夢見也。

■ 題布袋和尚像：

老漢終日荷此布袋，攘攘何處？却不如閑道人，拍掌空行，獨來獨往，如獅王相似也。

■ 題畫羅漢：

畫羅漢者，盧楞伽、展子虔最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予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往龍眠道人所在之處，尙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

■ 題眞率傳：

古今眞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實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親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眞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與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轍也。皆廬全自號癡王，陸務觀自名乖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鼎足。

題梅墟屋壁

昔鉄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余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頭，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土，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蠱盡燭空，囊囊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小化身耳。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開道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卽老宿虎皮，俊流塵尾，且不能箭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秘，客有驚予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真筆瀉醜陋者也。宋彥往返山水間，挾蜻蜓子，焚香意得，挾片楮書投蓬隙中，故名「船牕駢語」。

書蘇長公硯銘後

公集硯銘二十九，而此銘不載；余于秀州項子荆家見之，蓋手書真蹟也。乃知老仙遺墨，流失人間者不少。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韻耳。莫秋水自少時，便于古帖磨挲，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莫腔血已冷，彥履爲裝綴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于書獨費苦心，故秋水亦得其家傳一脈。乃公病時，諸筭零星，諸子爭豔得之，獨廷韓先亡，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書袁石公瓶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蠢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題哀冊

余於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  
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寫褚河南哀冊，行于浙中，蓋有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爲建先題。

此刻在元美公小祇園藏經閣下撲遶落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真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三絕，今皆無一存者。子孫皆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況他氏子哉？世故有法書名畫，竟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者，何限乃知賞鑒收藏，缺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丁未腊日，建先見訪，及立春而別，信宿山寮，無一間雜市話。種梅之暇，出此扇跋，小記數言，俟異日重來，更作百尺樓上語也。



跋

跋扇頭畫

余不解繪事，偶過希台世兄齋次，出莫方伯書扇索畫，爲拈筆一布小景。方伯詩中畫，余畫中詩，蓋兩相生耳。

跋蘇長公帖尾

吾昔借漢陰楚頌帖，欲臨摹之。及是帖從友人家三年而歸，余不知亦有楚頌在尾。旣省鈎搨，復得柑橘三百，又一亭可喜也。

又跋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在荒藩殘臺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  
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詰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二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榭隔微聲。」余力未能也，書此以去。

### 跋公權真揚

碑板之書，歐陽詢尙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而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 范牧之臨蘭亭帖跋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做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爲家寶。晉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一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鷺，而失家鷄。

### 跋朱孟元踏雪草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游行，不求伴侶。孟元是生平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歷衣鉢，如析梅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余且繫爲衣帶珠矣。



跋申少師詞翰：

王文恪、吳文定之重白石翁，不惟詩也。吳中能詩者多矣；伯傳清真拔俗，詩類古人，其爲申公所重以此。後日傳之史書，卽魏公之于蘇雲卿，萊公之于魏野，不是過也。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實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卽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跋義田記：

劉子成奏免青田之稅，顧文康、城崑山、城，請免冗賦；大臣出爲朝廷，入爲草莽，皆分內事也。文貞公、義田，原非爲名，而毛君伐石頌德，尙甫愈丈爲豐文以懿之，足千秋矣。以文貞公之功在社稷，宜有專祠，推廣此記之意，以周其黨族，宜有義田；皆少師未盡之志也，不無望于賢太常耳？

跋龍井記：

東坡與太虛訪辨才，往來風篁嶺，有題名記游數行。更乞玄宰補書記後，以償龍井山靈三百年夙願，亦是快事。更乞重寫方圓菴記一通，易近來偽石，不令南宮老子受屈也。清臣既刻前記，請遂成。

之。

## 疏

### 欽賑孟直夫疏

友人孟直夫，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直夫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校書，借佛燈之殘焰；天寒炙手，撥神鼎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饑宴客，孰若垂盼同袍？與其含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敵而無憾」，予實望焉。倘曰：「愛莫助之。」愚不敢請。

###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之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郭，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瑛、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戡身掬土，市廛相匝，僅一一長髮僧，雖栖于墓傍，水嚼草枯，卽孤兔且無所置其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

符載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譚。今欲封梅花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酬公，并種梅花一株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建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某處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某諸君子，衷其直爲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廊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憩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而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廡，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游，游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代顧光祿立義田疏

竊聞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東南財賦，仰給蘇松。蘇松之地方，不及蘇州之半，而供億之煩，既與蘇等奢靡之習，又與蘇等。况蘇處四達，則各省之財源，日往日來；而松處一隅，則本地之脂膏，漸抽漸盡。是蘇松又不可以同日而語也。且無論上青二縣，卽以華亭一縣言之，差役煩多，承當辛苦；貧則僵爲餓殍，富則夷作絕戶；輕則逃亡遷徙，重則遣戍典刑。近則鬻男賣女，遠則折子累孫。以上諸狀，爲仁有司勞心撫字，賢士夫踊足嗟吁，然公私兩竭，財力一空，時勢至此，蓋已無可奈何矣。此心自念，繩繼祖父以來，庇蔭百年，國恩未報，叨享過福，冥責難逃。故于某年某月日，神前歃血，誓買義田，津貼流縣役事。每歲儲銀四千兩，沿區遍里，買嘉靖二十三年不涸之田，四十年不浸之畝。從此年復一年，可得腴田三萬五千畝。更將買過田，上八九年之息，又可置田三萬五千畝。將及十年，共可得田七萬畝。可得租八萬石，扣除歲額錢糧，淨可得租四萬八千石，以合流縣津貼之數。已於今年將田價送縣立案，訖又將買過田畝區圖，圩號送縣造冊，訖又將本年買過田，糧外花利送縣登記，訖共計某年出銀若干，某年買田若干，歷歷可按也。夫田中應入之利，既年增一年，則區之中應買之田，將歲增一歲。但有田之家，出售者少，則義田之額，空缺者多。今某通同計議，自今以後，大約每戶有田百畝，則請諸公讓買腴田四畝有奇；有田千畝，則請諸公讓買腴田四十畝有奇。價平者，原以平價償之；價厚者，原以厚價償之。黎庶求讓，不敢獨求出于一人之家；田數若足，亦不敢復求買于足數之外。如是則編里沿岡，皆可灑派；凶年儉歲，皆可支持。田從義賣，則一定不移，亦無回贖加絕之說。此某所以祈請于合郡仁人長者之前也。夫以百畝而買四畝，則田數不多，以本田而貼本區，則又非私物。夫諸公得價，不妨置產于各鄉；夫某得田，漸可責成于異日。如是舉行，應役者欣然資給，寬役者亦必樂從。一縣調停，萬民甦

困自此以後，不唯士大夫之役銀役田，可以免出；卽後世之賢子賢孫，抑亦可以坐享無虞矣。竊念某父喪之後，供役二十六年，承役二十八名，見今供役當差，是某實非借此以卸役也。加納百金，援例京職，身亦可容，力亦可致，不必歲出四千，其歲出四千者，是某實非借此以求官也。古人功蓋天下，其心若驚，澤及萬世，其容若怯。之此舉於不肖，僅止一鄉一縣之事，而于人情，尙在且疑且信之間。方厯底積未能，罪戾或及戰兢一念，無日無之，是某實非借此以沽名也。某之初念，實以上受國家之大恩，遠承祖宗之庇廕，無涯未報，魂夢俱驚，且不忍同類之人，破家亡身於當差承役之內，亦不忍同役之人，枕尸腐骨于囹圄溝壑之中，故其事若迂，其情則切。今撫按郡縣台臺，旣然鑒察不肖之苦心，則合郡賢士大夫，必能助成世間之好事。待事成之後，求文立石，細刻諸公先讓美名，共侍永永，其死且不敢忘報。

# 陳眉公全集 卷十二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尺牘

### 答顧玄岳

往從橋門間晤語，而得足下，不謂復見長康三絕。高臺落日，虛閣清霜，載酒燃燈，襟期千古。第一束癩骨，不得已而遊人間，揖讓莊子拱鼠，飲風馴于豢龍，聊應世緣，初非本志。足下與諸君能，以格外見收，亦傾蓋匏子也。別足下來，從夢中得詩二語，投贈尊公先生，有「白猿爲說山中劍，青鳥時傳海外書」之句，亦足以見僕之向往矣。蔡君不得副足下之盟，良恨！足下不記曩謔「雀入大海爲蛤」乎？江水盈盈，僅如衣帶，或兩君他日終當爲匣底雙虹耳。丁郎無恙否？

### 與馮文所

不肖妄庸居人間，蓋在梁之鷲耳，而門下採此溝斷，將無敬其枯木槁株，抑亦所謂仲尼謬雞黍之客耶？居恆自笑某之忝于公卿大夫，譬之秋山紅葉，一點畫圖，而好事如門下者，復拾之以裝山冠田衣，亦可笑也。今國是蝸蟻，邊檄蠅蝶，廟堂燕雀，下民蟬蛸，若門下着進賢朝，請撥眉時事，當更甚於

柴桑之社時。今坐領桂林，鸞驂一部，獵而束之毫端，與蒼霞白霧相映發；古人云：「不讀萬卷書，不游天下奇山水，縱文亦兒女語。」馮先生兩兼之矣。遠望仙吏所居，真岫巒具茨，丹書綠字，隱隱卿雲五色中；而某不能爲公衙齋篆鶴，飽啄空青，豈勝神往？

與諸景陽

東西羽書唐突，使得吾丈三四人，何虞無擔當世界者？蓋子路之勇，伊尹之任，惟諸先生能兼之。弟息躬海濱，飲秫啖芋，自謂足了齷食之軀，乃四方如蝸如蟻，草衣土室，未知落於何地。王罔伯以世受國恩，忠孝誓死，懸金錢百步外，募善射者，綽有鬚眉男子氣。吾丈目擊時艱，想髮豎目裂，然沉機不露如此，此真社稷臣也。當今惟急用人一着，而用人惟藉賢者數輩，賢者之在今日，惟有以善養人，不以善服人二語，則國是賴之矣。弟灰心已久，獨嚮慕豪傑一片熱腸，未曾死却，暇間幸以道義啓沃不肖，至感至感。社友楊景南，資性明厚，時從平居畏憚，吾丈望相與提教之。茲因沈孺休北上，附此一訊，孺休嫻於詩，文雅廉重，并望推屋烏至荷。

與項東鰲邑侯

某草衣土室之人也，銜谷鳧雁，不足有無；而明公春秋賜胙，上計時復以兼金爲別，某未嘗躡屣而謝之諂者，夫豈有胸無心，一至於此。蓋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日溷胥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訟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

煙霞點垢泉石，明公之門，所以絕不肖之跡者，其亦可以原矣。屬者東南苦賦，西北苦兵，皆不足爲社稷憂，其憂乃在于國是之似定而實搖，言路之似通而實塞，茲二者伏惟明公靜以待之，重以鎮之，明公行矣。方擬操舡，後諸父老送之郊外，適養疴吳山，勢與心遠，欲一奏詩歌，次于折柳三疊之後，恐微類山人游客，敬遣家弟縉儒，具宋人馬遠水一軸，蘭花布二端，以辱行李。水者，頤明公三年如水也。布雖綦縞，山龍華袞，豈忘布衣之交哉。秋雲縹緲，望望瞻依。

李郡侯解郡復泊舟游武林遙寄

昔呂涇野之行也，送客有下涕者，因賦詩云：「試聽黃河東岸哭，人生何必到公卿。」明公不以此加重輕，而敵郡風俗之厚薄，正在于此。乃天理倒持，元氣盡斷，入山蹈海，向以爲過，今始知不妄耳。別後未審太夫人動定，何如六橋三竺，初月微烟，不妨遊屐，所恨禍網彌天，觸類呈足，每欲懸笠而從，斗酒黃柑之後，坐思幽繫，兩兄何以爲懷？今雖發袁舉二司理，但釜魚未脫，嵎虎難櫻，吉凶之識，尙動龜卜，想臺下聞之，必爲酸鼻也。頃見俞比部讖軒，知道駕尙留以待兩生之信，特此奉訊起居。比部孝廉一邦眉目，明公有意吹其寒灰乎？幸于柳郡侯韓參政，始終而津梁之，亦三代直道之公論也。若他人則蜂蠆鬼矢不令矣，安敢望哉。臨楮感息。

上項華亭給事

向以竿牘屬方衆甫，司馬奏之掌記，想不作殷洪喬浮沉態也。當今東儲未定，朝鮮未寧，而上下



無實精神相縮，以虛議論相搏，靜看思之，良可感嘆！李郡侯清而不矯，寬而不弛，頃聞大計，萬衆挽留，乃禍網所羅，至及于欽之文學。陸宗伯云：「此親上死長之民，豈悖逆作亂之民哉？」臺下方司公論之柄，想能薄雪之耳。時局紛紛，不難于言，而難于言之重。今日金人鍼，諍臣論，兩者折衷而出之，則社稷有九鼎矣。茲因青浦糧長姚金陸，以糟運北上，附候台居臺下，甘棠在望，故鄉赤子，幸羽覆而口噓之，倘得當事者早收早發，豈特萬斛之陽春哉？此係密戚，而又鄉愚，不聞世務，不勝仰切之至！

### 與方衆甫

昨歲承兄手書，曠若復面見。比來人輒詢動定，知捧檄爲勞，朝鮮已復故物。藉天寵靈，鯨鯢之鬣，不指吳會，乃大幸耳。故鄉無可語，且雨雪雜沓，花事支離，惟金壇詛言，足供捧腹。長孺家日耗，無論若敖欲餒，卽青草間一魂冷骨，何時得所？每念之，中心如冰，又復湯沸，弟愧不能振之，兄厚德不待弟言也。欽之亦殊苦貧，尊大人已健飮，幸無慮。弟頃過而問之，并以相慰！

### 寄董玄宰

忽得兄所寄金時畫十幅，如得古人手跡，其樂不支。由唐宋入元人，不如元人入唐宋，譬之宗門老宿，鑽討科儀，自與別比丘不同。今氣韻生色，而復不廢精微如此，乃真大家文。沈之筆，自文敏伯駒血戰，而氣衰矣。兄位置古雅，見之宛然蒼舊，吾看其價，必在石田徵仲上。所許挂幅，敢徵陳惟寅例得寄贈，不特齋中生色，卽附兄畫尾，端足不朽耳。勿謂得隴望蜀也。辰玉比相見否？問伯破家爲國，弟與

兄皆重之。今伊弟之客，皆撥之以自解，不知長安公論何如？想能洞白，幸一申理之，如不聞，祕之可也。

### ■ 答顧涇陽

不祥之人，不敢通起居；然每問西來人，知兩賢俱厄，病色方起，頗爲社稷稱慶。哀毀後無以自遣，借史度日。讀書鏡原未成書，極多駁瘡，望門下條列裁示之，求于至當而後已，庶不負惓惓請教之初心也。江南有二顧先生，海內願負笈不可得，得終歲待大賢之傍，何幸如之？弟老父七十有九矣，願以地遠爲嫌，以是遂妨雅念。但少年輩讀書，當令以事證理，則路生真聰明，步步得實受用。史者，天地間第一大帳簿也；此帳簿皆是六經註脚，幸諸郎君留意焉。外讀書十六觀呈覽，并希是正之益。

### ■ 答項明府

不肖守匹夫硜硜之節，迄三十年，始獲一謁見臺下；不特退而私喜，且于眉宇色笑間，得社稷臣矣。昔人以立朝正直忠厚爲本，視明公何歎焉？方今東西唐突，南北復立黨議，壬午而後，何紛紛也？忠義之降，流爲氣節；氣節之降，流爲客氣。客氣之弊，其始爲位望自相水火，而不知漸及于朝政；其既爲朝政自相矛盾，而不知漸及于軍務；其究爲軍務自相柄鑿，而不知漸及于豪傑之解體。君父之損威草莽，鄙夫祇有長嘆而已。明公依日月之光，吐風雷之氣，其將何以策之？儒南人也，憂南事。但沿海諸帶，不在將帥而在撫按；其得良撫按，不在司馬而在銓衡。如昔年浙直付胡梅林，淮揚付唐荆川，何虞也？誠能推此以及于閩廣遼左山東之間，天下事尚可支。蓋及今惟用人一着，若調兵徵餉，良撫按自

有苦心妙手耳。至于立儲貳以定國本，下罪己以收反側；召建言以塞人心，散內帑以壯兵勢；此在大臣格心上相啓沃，而儒未敢深言也。承賜手箋，穆如清風，所如別論，竦不敢對。不肖向曾以兩言別李鵬岳曰：「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敢以此報知己。

### 答范長康

聞足下避人也如衛叔寶；已讀公車言，美秀而文，又如子太叔。盈盈一水，折葦可航，乃遙聞聲而相慕者數年，何以稱友天下士哉？不肖頭顱尙壯，乃五陵裘馬，千秋筆硯，俱擲而付子虛先生。獨飢渴一念，疑是宿因；如足下尤意中夢中，僕僕不憚者耳。遠辱紀綱之使，儼然先施，扶病屬草，以副來命。零星落葉不足炊，而好事者至採之以製裘製冠，可笑也。山水一軸，請以結丘壑之緣；硯者願費以見。

### 答應天沈學博

伏承手札，重以佳貺，又復抄寄道藏目錄，此遠人細事，乃一一記存，亦可以仰窺門下心體之密矣。嘗記王元美先生謂弟云：「曩者刑部時，與李于鱗刻志誦讀先國家之掌故，而後旁及詩文。」今吾丈弱冠登朝，正弇州策名之年也；不知亦有二三同志，相與礪清節，讀異書否？弟近撰讀書鏡，願以古人方醫今人病，但未竟而友人付之災木，謹呈清覽，安得長者一卷并祈批教。前示李白甫丈尙未相晤，不知何時入秀州也？先此附謝，尙容修候不一。

### 送燕一府

自常州奉別台旌，日送心搖，不勝知己感恩之念！得渡江書，始知台履旋吉，安流挂帆，相與對家。人父子間，欣慰久之！嗣後三年千里，音信寥落，忽見謁京邸報，真如空谷之音，豈勝望然喜也？方今醜夷跳梁，當事者專竟其北，安知不突犯于南，敵鄉日思台臺長城久矣，楊董二兄瀕行時，欲父老之請，借重金湯，倘得微靈如願，豈特某輩得以再望顏色，卽東南半壁，尙何煩鎖鑰耶？茲因含親朱某督漕北便，附候與居，尤望不惜金玉，以慰遠懷。至懇至懇！

寄王問伯

昨見兄長安詩，皆從丞相車茵，王侯蓮花幕中得之耳。足下才情故勝，想六十部紅綃，助兄醉墨。關右水灌城版，獨海外無知小兒，呼十六州馬糞郎，橫作虬髯老翁態。蒲團灰心人，時時蹉足而起，足下張鬚如戟，班生禿營，董子長纓，此其時也。孺休來矣，以足下爲北道主人，而足下素飽長安侯鯖，當不令東方生餓，謂沈家腰瘦如昨。

送王相公

昨于攜李見辰玉，深談丙夜，喜極而涕！幸聞尊日，比前加勝，且與李老僊爲方外之樂，甚慰！因思老先生，不必更憂家國，惟日尋逍遙，補帖闕陷，是所望也。流星及伯王鞭，出自名手，敢奉爲除夜清驩之助。歲暮不及躬候台居，特价專訊，候春氣晴暖，當攀謁于梅花嶼間。謹此。

答南文選許公

恭捧台札，知明公不惟折節下士，而又虛懷聽言，草茅得此，真肺腑之感矣！明公之清慎勤，而又加之以愛嘯笑，一言一動，皆可爲名臣錄中，豈地必臺省，乃重大君子耶？淮揚儀真，首尾二瑞，商賈之重貨聚其中，江海之盜賊窺其外，恐異日爲南都隱憂，明公雖暫處清曹，幸與同志者深心籌之，駕馭調停，不激不露，是杞人之所望也。使旋謹此肅布，伏惟台照不宣。

與萬一愚代

不肖自束髮，卽不善以裘馬雕虫，墮吳兒窠臼中，居恆落落，願以一腔熱血，飛灑闕下，以附于古今忠烈男子之後，蓋其性然。前憂病中讀大疏，纍纍數百言，不覺咋指，豎髮霍然爲起，卽九廟三光，實式靈之夫，忠孝名節，本于堅忍嗜慾，而又聞門下屏居清修，無異寒峻，此真海內第一流人物也。故敢介諸丁丈，以致其執鞭向往之誠。某賦性遷鯁，觸途成悔，何物雞骨，敢逐馬蹄，業移病具，疏請告矣。松菊猶存，河山非邈，願言杜門之外，行吟一編，從老圃宴息，以待風波之定。所冀仁丈不棄，時以清泠汰之，使不肖無負于萬先生交游之末籍，雖草衣土室，沒齒無怨也。所有不腆，非敢仰玷素絲之高標，雅欲私托于緇衣之攸好，伏惟大君子鑒而存之，幸甚！

答陳穉登子

僕授經襦李，如坐井中，絕不知尊公病狀，今且以訃至矣，痛哉！痛哉！捧讀遺書，令人悶默，不能爲情，願地下未隕者，知有足下也。足下少有令名，居喪循禮，此繩家禦侮之本。尊公坦中直腸，雄心俠骨，

可以當知已，而不可以當流俗。願足下每事以簡儉爲法，一舉一動，遠思古人，近咨二顧先生，則尊公爲不忘矣。四月中，老父八十壽辰，勢未能易衣冠赴弔，聞訃之日，適有友人高君見招，卽謝酒醴，以報孝子。其餘悠悠之懷，統惟躬布不一！

### 答朱虞封少卿

伏承明公賜吊，不肖正于初五日發行，以是失迓旌節。明公不顧郡國，而下一委卷之布衣，里閭交游，無不傳爲奇話。此誼何敢忘也。頃已拜謝塔下。至于尊帛，例不忍以逝者私拜寸縑，幸明公憐而照焉。

### 答劉志遠

不肖自揣拙鈍，稻衲田冠，竹屋土剝，自了一生，不復敢與海內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束帛緘素，忽飛幽岩之中，且以先君碑記見屬，不勝赧仄。莊讀雄文，金翹制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謹繕呈以候郢削。門下清操飲冰，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顯賜環之召。嬾薇豐草，此不肖輩麋鹿所私。明公安忍東山而釣北海，如先君功德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押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礙。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 與項都諫

累讀臺下出山諸疏，言言關之社稷大計，矢必中的，刃必及筴，試勸之名臣錄中，與賈長沙陸中州何遠也。臺下居令則噓寒谷之陽春，居省則豁白晝之陰暘。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明公之謂矣。不肖自奉先慈之諱，雞骨牛喘，蹙然草土中，以是不敢起居大人先生之門。今以千戎馬某督餉都門，特布其咫尺之誠，蓋國士之知感，子弟之去思，皆賴此以布區區。馬君曩爲不肖至戚，且明公屬吏，想臺下凡可以口噓而手援之者，又不特一屋上烏也。外具不腆，乃山澤千里之芹，敢云筐篚。

答范光父

不肖飢愆光父先生久矣！願言之懷，如慕古人。已而教授攜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之君子也。獨以匹夫經經之節，不敢遺問長者，乃辱損書，重以賢祖不朽之業，見役得無謂田夫野叟，占歲諗候，有謀野則獲者歟？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道以緝糝，幸賜裁削。某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黃犢白犬，且覺其衣膾骨垢，反而却走。乃光父盼盼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躡，獨不懼北山移何？且今之朝野，槩可見矣。負鼎執輿墜甑，運甕執與棄瓢，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爲安穩本色耳。伏承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廣承來美，而嬰瘡半年，支離萬狀，每思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臣精消忘，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惟門下原之！

答吳子野

某駕湖授經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與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中知有子野先生，即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春孝若修禊之約，不佞以爲刻畫人未敢卽赴，然以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贈詩，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廣和來美，往往困瘧而止。然村驅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面奏耳。病中久闕報謝，謹附子華，以布腹心，臨楮不勝慚悚之至！

### 答錢懋谷

懋谷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損書布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隄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格甫還，始敢勒一言以獻。惟長者教之，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悵非虎。尊公之序門下，不以屬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某故倦游，獨于鹽官有兩事，未得見懋穀先生，與觀海耳。願言之懷，何日赴之。聞尊公先生有則語四卷，不知可賜教否，并藉王先生以請。

### 送蕭兵憲

某自束髮知有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不意今始幸見之。竹徑款扉，柳陰班席，每當雄才之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千弟，西湖靚媚，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爲知言。解纜急歸，未及把別，勒詩以申向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



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山窩閨寂，特此相訊，讀書十六觀請教，非敢以俗態進也。秋風初厲，萬祈爲國保畜不宣！

答茅一岑

客歲遠辱手書，重以新詩見教，比時病劇，小兒輩揣摩省答，不解何語。至今思之惘然！門下故是儒林循吏中第一人物，某未承笑言，而遂獲以樸拙見賞。李將軍射虎，沒石飲羽，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恨非虎。門下之加遺于僕，得無以笑公空發一矢者耶？某少以筆墨從海內名公之後，晚復自悔。誦尊弟孝若，吾曹胸中着意氣兩字，恐交游定不得力。着風雅兩字，恐讀書定不深心。此言微傷矯枉，而積習成弊，遂至落落諸賢之門。且門下先施而反後報，此何禮也。用是附誠子華，以布病困闕疎之狀，伏惟長者憐而三宥之。

答溧陽令徐公

客歲承惠手札，未及裁報，每起居尊翁老先生，及得張學博家書，知吾丈政聲籍籍，又加太和一等。吾丈嗜欲淡，精神真，非海內俗吏之所敢望也。自古振世豪傑，惟清慎勤三字盡之。至于清不律人，慎不失體，勤不露才，非吾丈其人乎？丘伯畏蘭谿大得志，山水亦可歌嘯，遠慰倦倦弟，仍授經包氏，竹牕之暇，頗有著述，恨不能一呈請教。張學博與弟三世誦家，最爲親厚，忠信坦直，得伏吾丈以爲金湯，其幸何如！并爲之九頓以謝！

## 與沈淮棧

仁兄行後，士大夫感仰，如出一口，乃知管寧、陽城去人非遠，所恨拙筆，未能摹寫去思碑于萬一耳。長公至宮保墓，卽刻解維，僅具惡草而別，至今歉然！十三日弔馮具老，舟泊武塘，詢知仁兄方欲宴縣尊，不敢投謁以謝，今未知何日發長安之駕。聖德日新，事事快人，喉臆間，仁兄此行，自當與昌明運會。君子道長，此其時矣。吳君得博洽好修，極感垂盼，加骨起肉，何宗元已得補，獨此兄尙望吹管之律耳。范象先刻文正公書，前承許熊父母柬，便間幸一致之。此兄雋才，肯留心先代文章，不愧范氏子孫矣。弟二月可抵秀州館，極晤在卽，先此附訊不宣。

## 復俞瞻白

前以尺書，附王晉江相聞，度不作洪喬浮沉也。甘棠舊澤，方在輿頌口碑間，而不肖儒，尤深國士之感，恨未能矢報萬一，乃辱手牋遠及，至比于布衣昆弟交，開絨捧幣，卽交游皆爲驚詫，則不肖捫心刺骨可知矣。縣中積逋，旣成膏盲，虛報亦是故套，當事者一時發弦上之矢，非忍下井中之石也。所喜兩臺極爲調停，有揭至郛，始雖蛇足，後亦終作蛇尾耳。若以善後屬之郡公，此喫緊一着，不審明公謂何？至于旁敲暗繫，不肖不敢不竭誠圖之，苟昧寸心，有如皦日。

## 上郡司理毛公

小人儒！仰承明公賜顧，賜薦，皆出夢想外，未知何日報恩作奇男子耳！近聞台臺救旱，停荒區之徵，清三縣之獄，萬民懽呼頂禮，號爲小赦書，仁人之陰功普矣哉！文正集謹托門生范必溶以手訂藏本送覽，而勘校之役，洪王二博士可任也。文正生于吳，宦于嚴，臺下生于嚴，宦于吳，功業文章，兩無愧色，此集行復，真有奇緣矣。望之望之，拙作無當巨覽，謹以新作聊博一笑，不勝主臣之至！

### 復郡司理毛公

陳烈婦既辱台臺禮之衡門，又復申之當道，立祠表揚，感動存亡，甚盛甚盛！第真靜菴僻枕浦上，無關見聞，其樓房尙餘二十餘間，付僧道則烈婦之神不安，授匪人恐詭奪之端漸起。不若姑聽之，當作別用，擇有小菴已卸者，移料藁傍，刻日立就。臺下更之，賜額立碑，近可照耀萬目，遠可激揚千秋。謹布下愚，以復明問。伏惟台臺裁之！

### 與馮文所

舍姪文弱，往返萬六千里，非仁人推分護視如骨肉，便當墮落于天涯之天涯矣！今年歸故廬，不知省幾斗淚，幾番夢卜也。長者陰行善，如此事甚多，恨無野史臚記之耳。頃者大水彌天，合郡成沼，田農如坐水穿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不無隱憂。今掠者且四起矣，乞臺下轉問當路，以防徼杜漸之中，寓安靜彈壓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揖更難。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至于盡數請獨，恐大司農非大笑，則大哭，雖然，仁人動色一言，未必不勝流民鬪也。江

右諸賢，陸沉遼左，建夷陸梁，乾坤莽莽，祇有飲歎，轉旋隻手，非明公又誰望哉？前承遠分冰俸，卽附報書，度郵者啓行，臺下朝天之履，已先發矣。感知之懷，未及申覽，茲舍姪父子詣門踵謝，特布區區。新集麗天，不識肯賜政否？當盥手焚香，與金粟玉晨書並讀也。

### 上朱侍御

李巡檢極蒙青盼，遂受陳郡侯推分優禮，使小吏圖報無地，乃知正人一鑿一笑，是有無限化工在耳。匹夫匹婦，咸知有包龍圖范文正公，不意于陳公今日見之，其救荒十款，必有別錄，乞附入野史，使他日遇災，不致杜撰行事。雖然，又安得如陳公者，神而明之，以此益加嘆息，議論孔多，羣賢久伏，但議論動極必靜，羣賢靜極必動，以理探之，度亦非遠。所憂時事艱虞，雖有經世人，究竟哭世而止。門下高臥蓮花莊，熱腸冷眼中，又不知增幾番傀儡也。詩扇一把，侑絨玄宰，已許補圖，非久當踐約矣。附聞。

### 上朱諭德文甯

客歲辱門下溫綿美袖，惠深挾纒，曾附札于包，心弦奉謝，兼有松雪翁題像一軸，并信風圖一軸，未審曾到否？世事如棋，此是常語，但滿盤輓轡，却何時事了？移噴轉怒，致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歎！乃知孫登笑而不語，使叔夜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買生哭，爲接與歌，兩者安所處焉？第空山無事，松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無別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

包龍圖而兼富范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言戰于廟堂也不腆，少將鄙忱托李巡檢轉致。深秋月白，或拏舟于蘆花烟水間，先生其許我否？

###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愧色者，獨有小人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此于明公分毫無玷；所惜者，臺省既無耳目，敵郡士大夫，又全無心肝。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牀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嚙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一渡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繫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尙未能也。年來爲先嚴下葬，經營一塊土，辛苦頭白，回視昔年煙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手種松杉，風雨掬面，無足爲明公道者。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遇。青天傲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情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不宣外具不腆，聊致野人一毛之敬，幸歷置之！

### 與顧山谷

不肖仰止顧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辱勤手札，真有飢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冰，不覺爲感知熱中矣。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秋間營葬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看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密，卽白犬黃犢，往往胝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尙在，當望見顏色以

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驢，僕至人一夕話耳。

### 答趙無聲

古有遙聞聲而相慕者，以爲虛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于通人，而委之儒，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筭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略略否？是在門下更調而俎之，幸甚！

### 與陳戶部

往門下令敝邑，敝邑父兄交口而歌來暮；然門下非特彬彬稱循良也，其機神明理，高致雅韻，有俗吏所不能望萬一者。私擬門下當簪筆承明，爲天子侍從臣，而主爵者乃煩以錢穀握算，又置之南哉嗟乎！嗟乎！舉世眯目，妍醜難別，猶爲筌而麟爲羈，自古然矣。在門下遠觀，卽浮沉寂寂，豈置于靈臺？但敝邑父老，皆睽睽爲明公抱憾耳！秣陵秋色，此地江山林壑之美，甲于東南；而六朝諸賢，又以勝情芳翰，丹青粉飾之，卽燕雲百二，豈能勝其佳麗？遙想門下策馬秦淮，青袍白面，與碧柳丹楓相映，豈不稱吏隱仙郎耶？

### 與董立宰

今年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眠漸高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事汰洗悔，尤知兄聞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畫借觀，幾重複不能了了，往往憤鼻濡墨」。

「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見寄韻三孺畫冊，斷然必傳，傳必價壓勝國之上，無論文沈都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峯、泖之濱，大兒已聘孟直夫女，則弟淡于人間可知矣。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跡，望以休沐之暇，爲皦練染繭，一寄野人，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此意并望與文度一及之。張清臣貧徹骨，再游燕山，人情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于墨皇，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答頂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正與韻士相隔；柳花如霞，鴛鴦倦飛，小閣舉帷，殘燼尙燼，此時恨不與我丈共之。二詩正如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山，少能畫垢耳。懿卜印章，直是漢手，吾丈不令作泰山無字碑，至荷！

與申玄濬

某寒士，春間既蒙老先生枉重舟中，近又步訪委巷，生平特達之知，無以加矣。故特奏姓名，踵門一謝，未敢亟見，以瀆尊嚴。外陸伯達，以情見委，謹致之仁，丈宮保百歲名臣，三朝大老，九月開禁之後，兩臺許會，疏請卹矣。伯達奉遺言，不敢走使禮曹，欲乞相公一書，達之宗伯九吾李公，蓋祭葬贈官賜諡，此三者朝廷所以章有德，風有位，非一人所得而辭也。子孫以遵命爲孝，相公以錫類爲仁，特懇仁丈轉言，卽賜鼎札，以便先聞。不惟可徵全典，且得速上部覆，泉壤光榮，鄉邦踴躍，敢忘相公之所自哉。葬期已卜吉季冬矣，適有北郵之便，准仁丈亟圖之，專令小介，待命叩領，伯達自當稽首以謝也。

## 上方二府

草堂命駕，鈴閣留談，此無論王公布衣之交，尙在天壤，老夷門得此，亦已過矣。又蒙手書貶臆，專遣山中，明公一腔傲骨，而禮及幽人，亦時草疏而遺之肉食，此不肖所爲捫心而真感者也。細讀尊撰行狀，則上擬班氏，下不失柳河東，壺關節義諸篇，六經韓管，靡所不有，英雄之心必深，真人之息以踵，百尺進步，千仞振衣，代興文苑，非明公而誰？心問累日月而積之，可以經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心口筆舌，自相爾女，自相師友，豈必南面羣比，塵尾送難哉？願言請教，以雋餘永。新詩深沉陸離，當細加研檢，以復明問。臺下廉不市節，絃不市德，文不市名，蓋幽以淡矣。螭屈龍伸，此行度有特擢，彈丸不過六月息耳。晚見早別，使人黯然，當與父老追隨百里外，紅亭碧柳，有倚岸而待者，則野人之舟也。上語羲皇，下及釣弋，明公其許之否？

##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聞取道京口，路遠天熱，不能握譚，悵然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直，不雕而饒，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夫難處，不親不疎，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代勞；地方若奢，則篋篋飲宴要辭，辭則可返奢爲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冒罵，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己之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勿拜門生。牌票限期



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不時清洗，則不致獄底沉寃。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寮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以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郡尊與某知厚，幸致聲！

與韓邑侯

某山澤癯，此游爲客所跡，之山則山，之水則水，卽青林紅葉，不及與孤邛結緣，已度關矣。三思臺下折節之誠，眞所謂敬其枯木朽株者。蒲團道人，獨有報思心尙熱，謹以小扇及家織奉酬，一以見縑衣之好，一以結布衣之交，非有求于平原君也。近作三首請正。瀕行盼竚，不勝黯然！

寄李九疑

伯承兄至，知尊居有回祿之變，殊爲驚愕！念君實廉吏，而尊人一生拮据，惟此數椽，今忽遭此，天道夢夢矣。雖然，元亮五柳尙存，謝庭玉樹蔚嘖，猶可娛晚景也。僕一秋高臥柳橋，未省動定，春間或得請晤。伯承云：「許作先嬾庵記。」此亦藝林佳話，獻歲以此先驅，何如！

啓

送虞吏部啓

恭惟門下學洞玄宗，心通靈祕。左國文章，選固史，掇六藝之英華；鄒枚詞賦，謝陶詩，漱百家之芳潤。胸吞綵筆，一時髦俊先驅；口吐天葩，千古盟壇雄視。是以翩翩其致，人稱黼黻之王；象之翌翌厥猶，世讓經綸之手。目營海宇，輒覽轡而志澄清；氣薄虹霓，每報衣而思濟濯。才名既著，人望攸歸。司馬旌常，方壯爪牙于霜府；宰衡樞軸，旋標冠冕于天曹。蟬佩動而左右交輝，龜組懸而縱橫吐耀。是惟華秩，允藉高流。李胤以廉平著稱，山濤以清潔擅譽。裴楷通而王戎簡，謝莊笑而顏峻噴。蓋黜陟縉紳，須鑒空衡平之品；而抑揚寮采，必冰堅玉潤之人。匪直羽儀實爲領袖，雲龍風虎，有是君則有是臣。涇濁渭清，稱此才而居此位。如吾翁者，眞其選哉！虛懷秉公，師往喆之；有才有地，一意罕職。傲前修之正己，正人登奇于牧歌漁釣之中；搜異于牝牡驪黃之外。若某遐陬俗吏，下邑庸才，特以驥附賢書，竊幸姓名之同籍；又以星聯隣壤，復叨桑梓而同鄉。孤鳳千仞翺翔，欣喜有加于燕雀；神龍九天獨奮，吹噓自愧于鶩駘。仰吏部之門如山斗之高，敢言私請；聽天官之履，在星辰之上，徒切神馳。

### 送饒學院啓

伏以魏闕封章，慷慨素孚于朝宇；留都脚命，甄陶遂及于儒林。繡斧出而章弁具瞻，郵軒臨而冠裳交慶。恭惟台臺，龍門毓秀，堦石呈祥。神降嶽而生，萃往古來；今上天下地，未分之氣。道先明而覺，披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難讀之書。綵筆生花，桂殿名標獨步；寶刀吐藹，蒲林譽擅先驅。玉筍通班，柏臺建節。忠心體國，成百練不屈之鋼；直道致君，樹千秋無前之業。允矣殿中執法，雄哉柱後彈文。故學士望之，不啻泰山喬嶽；而縉紳仰止，何如景星慶雲。時論同歸，負才望而兼德望；璽書特簡，借文星以爲

使星飛旌遙渡江頭，攬轡思澄天下；駸駸馳馬，霜凌鍾嶺之雲；義義豸冠，鳥向白門之柳。奎纏北斗，真人紫氣南來；册挾西崑，太乙青藜東照。持衡以抑揚庶品，振鐸而鎔鑄羣英。收桃李于春風，吹噓門下三千輩；置蛟龍于雲雨，鼓動池中九萬程。豈直士沾樂育，而欣欣向榮；抑且吏切飯依，而喁喁仰德。某分符下邑，奉職通津。挹屬車之後塵，願看秣馬；瞻驛路之前導，率爾荷戈。敬陳荒謁于臺端，敢布微忱于侍左。某不勝翹企之至！

送范憲使啓

仰惟臺下廬山醞玉，錦水含珠。麗藻龍雕，翩翾文雅。雄江右高辭鳳翥，奕奕才華冠豫章。正氣能砥柱乎中流，壯猷堪寄命以千里。廣陵含節，飛清霜于甘泉；天目之間，建業停車。歌白雲于曲阜，成臯之表。比官居刺史，乃宦入潤州。誠可決隄，野獻雙蛟之頌；清能嚼蘂，民宣五袴之歌。雖勒石北固之巔，未易方其高操；卽溯流長江之潤，不能喻其恩波。士民翹首以向風，寮屬傾心以歸德。某也分居下吏，逢迎叨十日之知；情切通家，覆庇有二天之戴。旌旄東指，風翔齊魯；郊墟劍佩南來，星麗錢塘。江上奉朝廷之三尺，照揭覆盆；平邦國以五刑，春回陰谷。何年桑榆之地，得沾雨露之仁。惟雅念乎先君，遂隆施于不肖。豸衣甫至，卽承寵錫以兼金；鳧鳥猶羈，未得相將于寸幣。莫追丘山之罪，難逃斧鉞之誅。敢布私悰，伏祈台鑒！

送石郡伯啓

仰惟門下：珪璋上質，霄漢高標。鍾赤壁之山靈，千尋直幹；毓黃梅之水秀，萬頃澄波。擬踵前修，輒居官而貞勵；棲心古烈，常任事而慷慨。曩按節于三吳，聿著聲于千古。飲冰啣藥，何止却絹懸牀；徵瑞標奇，不數雙歧五袴。禁奸則明窺銖兩，馭黠則威埒豺狸。而何殺青叢兼兩之疑，蒼苴負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夷齊之心；一鶴一琴，方知清獻之德。惟天祚之我浙，故今錫之使君。揚州牛女之墟，福星移照；禹穴雷門之壤，時雨隨車。蓋邇者水旱相尋，飢寒相迫。每有流離瑣尾之虞，而艾蘭同鑪，珠礫同焚，不無寡笑向隅之難。治正須于解網，民猶望于倒懸。霜草秋凋，何幸甘棠覆蔭；春旗雷動，忽來瑞靄吹噓。行九重寬大之條，布千里循良之政。豈直如鄧伯道之臨邛郡，自運家糧；且將如第五倫之蒞會稽，躬刈馬草。詠風蹈雅，接響于淹中；春誦夏絃，追蹤于河上。某也分同下吏，情切編氓。慶君子之得輿，恨未與竹馬壺漿之列；歌神明之在位，願遙從閭閻里巷之間。敬附尺書，兼陳葑菲。仰干台聽，并鑒毫毛。

### 送王太府啓

伏以福星垂耀，一方專屏翰之司；仙吏乘槎，千里繫旬宣之望。鳧鳥遙飛于閩海，星軺忽指于潤州。官屬摳衣，候人負弩。恭惟太尊台臺下，含靈漳水，毓秀龍州。矯首青冥，代擅縹緗之業；傾心玄圃，家傳鐘鼎之文。坐潘縣而栽花，政歌三異；從庾樓而嘯月，清著四知。石畫從容，談笑而弭南郡之盜；英聲颯爽，指顧而銷潢池之兵。允推轂于搢紳，遂啣思于金紫。惟茲京口，實衛秣陵。譬彼西都，則扶風憑翊；方之洛下，則河內穎川。况以連歲災傷，兼之通津衝劇。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煩。自非名世之大

賢，孰寄匡時之重任？俄聞簡命，延佇神君。風流王謝之間，表儀羣吏；道德龔黃之右，師帥下民。方當駕吉祥之車，臨天塹日畿之地；行且驅緹扇之馬，入尙禮習戰之鄉。鐵甕城頭，樵樵朱旗至止；金山寺側，鏘鏘蒼珮飛來。製錦攸階，解繩伊始。如某賦才凡下，奉職疎慵。奔走期年，未見錐刀之脫穎；躊躇旦暮，旋看鸞鳳之揚輝。駕轉江干，預卜歌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效之音。先兒童竹馬以郊迎，同父老壺漿而道伏。敬陳荒啓，仰冀台涵。

### 送陳相公啓

恭惟相公閣下：以帝者師，爲天下宰。權衡國是，人知議論之公；黼黻臯猷，衆仰規模之大。專槐止信，喬木承家。接常平父子之謨，謀昌堯舜君民之事業。食前借箸，兩隧躡跋扈之長蛇；幄內運籌，東海款陸梁之封豕。勒勳鍾鼎，著績乾坤。禹以功，皐以謨，仗仁義爲柱石；周轉前魯，拜後，續鼎鉉爲箕裘。駿烈旣播于清時，鴻休復陳于世講。念先君者，幼聞庭訓，長列朝班。正席叨侍于星卿，公論無慚于月旦。邀榮身後，瀆疏御前。雨露九天，遂下微濡之澤；雲雷九地，端由鼓舞之功。曲賜恩波，竟垂末照。邦君揚命，蒼松翠柏邊爾其改觀；子庶啣恩，白兔青蠅亦增其感激。雲封馬鬣，下沉骨之未枯；風便鴻毛，愧空看之不腆。某等無任瞻仰恩謝之至。

### 送李撫臺啓

恭惟閣下：炳靈丹穴，翼吉黃裳。清已微于冰壺，學靡慚于衾枕。諫垣抗疏，挽楚相千年墜地之綱。

常開蠶建邪，起吳人萬姓及溝之飢溺。聲馳繡斧，名題御屏。不曰有賜懷之榮，一朝勤倚閭之感。詠柏舟而遣辭，柏府慕烏鳥而暫解烏臺。願以鼎養，易三公之尊。亦將鍾鳴，法四時之序。所謂卷舒本諸造化，忠孝格于鬼神者也。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置之處囊之中，脫之漏網之外。永焉怙恃，竟爾遄征。悵秣駒之無從，似飛鳥之依戀。敬攀行李，以代獻芹。賢者不可測，雖明公無捧檄之心。台佐難久虛，將聖主上徵書之命。拜瞻北斗，情結東山。

### 上王相公啓

恭惟台臺：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係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銜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屐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况乎白羽赤羽，烽煙雷動于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于遼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思綸，益堅高臥。皇華北指，遙看殿上鳴珂；綵鷁南還，忽轉天邊飛鳥。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絕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尼宣微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戈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疎曠之罪難逃；而大馬疾多，踟躕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強起。轉旋宇宙，飲頽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使蒼生望缺，頓令赤堝塵銷。某不勝翹企之至！

### 答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儔。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皇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臺下，氣養浩然，政推卓爾，思威普著。遊刃而發新礪，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光燭神姦。周誥商盤，文團古色。著易發一點天先之祕，掃蕩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已遍公門之桃李。薄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蘩。拓子遊，故祠，倡學道雅會。橫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小洙泗矣。某幼學雕虫，長慚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不負笈以從，竟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言藹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送沈蛟門啓

仰惟台臺：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爻，探伏羲先天之畫；織經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瀾而娥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鰲禁久知于視草；自天降任，鴻樞仰賴于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隨飛龍利見。棘園執法，在當時已推百練之鋼；槐昇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樞廷參秩，祕掖移榮。繼正席于奉常，仍綜符于綰璽。墓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雍上之露未晞，尚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敝帷弘埋馬之恩賢。相推心草屋轉及鳥之受。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焉出涕。宗子姓捧綸至，止載錫之光。謹稽首以布哀，爰焚香而裁牋。

答周撫臺啓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文襄撫巡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勝事；特奉嚴命，草勒數行，自慚鼠技而靡窮，何意虫雕而見賞，錫以飲冰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衰之期，終有握衣之日。謹恭謝以聞疏。

辭越中古侗周先生

不佞讀越書，始知有周先生，蓋芙蓉亦精，發型於歐冶者耶？思裏三月糧，渡錢塘，涉讐溪，得賢豪如周先生者，相與把臂促膝，爲卮微之言。遠辱損書見投，風旨茂美，欲挈不佞搏羊角而上之，不知其爲遼東家也。家大人髮短矣，常喜兒曹居七箸間，而主人亦數四錮留，不佞故非剛腸，且難強顏辭耳。某以吳下僮父，先生謬信於數百里之外，箋箋束帛，有加平生，豈直一小鮑叔哉？不佞五內已纏綿感激之矣！使者督報甚力，草布短楮，希宥不恭！

辭周先生乃郎聘幣

不佞固居平原里，然彈丸峯，大雅希闊，欲挾雙屐，登名山，訪天下士如吳季子耳。會家大人霜毛，兒曹誼不忍遠游，惟閉閣作五色蟲魚，以丁殘日。適迎紀綱之僕，展函踴誦，足下居然北面繼儒也。夫士惟此心爾，足下與不佞，非雅有傾蓋，徒以畫龍謬相推轂。足下固兜率位中人，欲受記于聲聞辟支，祇爲野狐所咲。不佞雖不能從足下游，已心啣雅誼如恆沙也。不佞有曠友彭欽之汝，讓者，治詩有



聞，蓋開之衆甫輩，一社眉目。素以城闔氛垢，欲讀書山中，雖不敢望門牆之辱，足下忘其年而交之，不減絳幃之彭宣矣。幣賜安敢拜命，謹附使者旋上，伏冀統督不宣。

### 與唐抑所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於鳧頸，今年田壤坼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息躬荒園，隱居教授，自是小河汾，第以此身宅於真人烈女之地，未免按轡徐行，不能恣縱耳。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徵足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願我翁之婆婆鄉社，晚季所甘，舍肉而菴，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笑吾黨之隱操，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乎？足下歌朱雁，僕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文高皇案，僕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挂四時毳衲乎？足下高車，僕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僕不有雞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毋繫卓噴鉢，笑我爲不知漢大也。海孺君乃足下之故師，伯子以三寸舌爲弟子師，凜凜有志節，今來矣。仰視足下爲古人，幸勿令此君炊王餐桂，因鬼見帝。

### 上王相公

歲暮捧讀手翰，纍纍百言，計先生方在病冗中，何以得此？又辱訂以來歲之盟，若寬其罪過而不忍絕之門牆之外者，思之感戴！感戴！以某之不肖，叨侍盛德之傍，兩年以來，數之誨之，飲之食之，亦已

至矣！茲者惓惓相勉，又將使之左右朝夕焉。令郎名教中人也，高明直亮，竊嘗藉之以爲旂幟；而令郎亦集不肖爲竹頭木屑之用，心相糜，神相合也。辭之一字，亦何忍出口？願不肖敢于方命者，亦自有說。念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偶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糊口計；倘舉業之暇，若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恆心恆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用此力辭，令郎長兄，并謝閣下之命。伏惟台慈，燎原不勝惶恐。

### 上王弇洲先生

先生文章德行，名滿天下，不肖非有沐浴齋戒之誠，而叨侍左右者兩年，目習耳薰，受益無量。慶幸之懷，不特夢寐見之，亦交游之所歎羨也。自別以來，日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每憶祇園曇觀，草綠烏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此佳貺，又落夢境矣。不知先生邇來動定，亦復何如？紫花細布一端，取其素適，春衣道服，多亦相宜，特附長孺敬上，不敢遣小奴者，愧其鄭重也。仰惟笑領，幸甚。

### 上王鳳洲代作

國朝二百年以來，文章之權，先生擅之；神僊之統，先生倡之。此無論兒童廝養，皆知有王先生；即百世而下，得稱王先生門下士者，其爲後人景慕歎羨，亦何可勝言？某生也，晚豈不欲執鞭于大人君子之門牆，以託不朽，而逡巡至今，如羞澀而不敢見者，何也？蓋登龍附驥之徒，日集玷楹之下，有如不

宵之戒施，而亦以覲然面目，強溷將命，則不知者以爲攀緣，知者以爲唐突，是以且懼且慚，徘徊中止，而不意先生先施于不肖者，已無量矣。雖先生平生仁恕，不惜齒牙手指，以推獎後進之人，然借譽於無良，施恩於不報，非天性長者，未肯至再至三，若此之勤勤懇懇也。某自承乏以來，罪狀日積，等于丘山，所恃者一腔心，三尺法耳。而蒙昧短淺，不妍于俗，悠悠之苦，亦復何言。舉世風波，觸途荆棘，乃先生謬爲之知愛如此，此豈尋常鮑叔而已哉？白日可匿，此誼不磨也。久抱血誠，未嘗略布萬一于左右，用此特將其感激之私，以謝知己，并薦不腆之儀。仰祈台慈，垂鑒不宣！

與王岡伯

別後不意雙屐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旱鬼相虐，泖河如盎，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鬻髮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臥不干人，只得仰餐明霞，苦食翠柏。若弟侏儒，不能素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涸轍上來，啣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願自鷗鳥，次公婆娑，宛爾，兜率何時得笑歌，傾我家釀？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意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須眉落地時，便以此心同長史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翻，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給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憑灶間耳。足下之腹箭

五經，乃竟老于糊綴，不向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築屋壘中，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臥遊。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而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煙蠻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蟻，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韻，恨不能縮地從山，與足下焚柏子，擊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姻美，且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澆也。敬謝承別諭，謹刺心腑，當爲足下圖之。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廣和來美，愧與汗俱！

又：

接八行纍纍，何爛于詞也？讀之舌爲燥，而懼其盡也。足下落筆，如束三峽之流，而入之徑寸之管，無論浙人士爲空，大江以南，其誰不望兄如騎龍鞭麟者乎？乃兀兀短缺，天乎尚謂有天眼天耳乎？英雄頓挫，唾盡欲缺，要之大呂黃鍾，不與瓦缶共爲雷鳴，足下試靜而俟，必有持巨挺以相叩者。不然，足下猶亦精然，且離匣而走矣。三詩大有致，白香山之音也，青蓮赤水書若紙在家筒中，客檢出尊札乃漢語耳。珍重珍重！

上王相公書代

某自崑陽拜送干旄，已及七月，自惟下吏，不敢以尋常寒暄語，溷將命者，止於分也。然一念感激之私，自霄寐以迄達旦，實無已時。以某之不肖，老師不以鞭箠使之，而吏事之外，輒以古人見勉，若以

爲可教，而欲使之澤于仁義道德之訓，此豈以簿書相期，富貴相賞者乎？言念至此，即使雕木繪土，亦當動心。蓋感恩知己，世難兩全，而今乃盡出于老師，則其所願，皈依於大人君子者，豈在御李讖荆之後哉？某受職以來，日奉教言，兢兢救過，但刑獄一事，上有鬼神，下有輿論，惟明惟允，古人所難，不知老師何以提命督教之。往讀峪山特疏，定國是之紛紜，挽人心之浮競，眞所謂中流砥柱，迷霧指南，而天下方拭目以望太平，而老師連疏乞歸，詞旨懇切，想仲公變後，憂心所傷，有萬萬不得已者。願聖明知遇愈厚，太夫人春秋已高，伏望抑情獨哀，以終竹素之業。大忠大孝，夫欲名世兩全之，則神明攸相不言而四時行，自然之理也。北望雲霄，本不宜冒瀆威嚴，以干褻越之罪。第老師方在靜養，而又當仲公之喪，不得不謹勒草狀，以將勸慰微誠。仰祈台慈，有以鑒而宥之，不勝惶懼！

東潘星海

足下龍也，今乃化落葉暫居秋壑中，且暮有禹步吹烝而向公者，九天九地，騎風雨而鞭霆電，直在彈指間。昔東方以歲星隱金馬門，足下吏隱首蓓花叢中，至人咄位，非牧豎所知，弟且以搏風望之矣。不然，寶鏢在匣，精光陸離，且嗚嗚悲鳴，欲脫劍室以去，豈足下乃爲博士弟子匏瓜耶？沈玘華以印色售諸四方，以兄急誼，特懇爲貧人作一津梁。故鄉三泖，僅如甕口，田禾活者，鬻鬻如頭陀短鬚，幾不能聊生，則沈生之流，澀而求諸大人君子之門，良苦也。弟且卽日泛棹婁水，或得一叩廣文之席，使兄懸河罄辯以教我，何樂如之？

往從諸社中，得足下大雅比傾蓋，具見足下之心矣。鴻飛蟬嘯，白屋而無朱門之慕，匏尊瓦枕，足供坦臥，恨不得造君草堂，一拂茗椀耳。大篇見投，詞旨豐嫺，此一段相憶之致，何減道安舟呂安駕也？俟少定，當勉和以酬金石。秋潭上人，吾師也，弟且欲與諸社中，爲翦一塊茆居之，未知肯杯渡否？

### 報友人

甫歸，百務如落葉滿除，然知客星照門矣。今爲如菜峯拉至南郭，明日候兄，并訂茆容之集也。弟兄不與秋潭俱，爲恨！

### 復包襲明

前擬與兄爲累夕扈微之談，以玄宰同舟不便，且爲酒杯歌板所困，不得與兄消受蒲團清味，乃車錢馬粟，捐橐多矣。曩從交游中，熟包氏，有彥平，舊矣，忽然傾蓋，又得底裏，信哉！兄家白眉也。歲時迫仄，未得少效區區，旣切慚負，而行裝如秋霜黃葉，又甚快然，因把袂紅亭，草草爲復，并謝負託之罪。

###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前愧登堂之晚，後慚命駕之遲。乃四顧蕭然，苔花繡壁，落葉滿門，人爲酸鼻，願弟且爲足下頓足加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居士，俱

寂寂如木鍾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於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既似在縲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杯茗破之，亦了不可得。况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上王相公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知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於旱，而今歲之水，有甚於嘉靖四十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旱尚可罅，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早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管，可以易米而食，雜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簑帶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於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尙緩，風俗尙儉，民戶尙實，水勢尙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擊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谷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拔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於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於此，潰於彼矣；成於尺，敗於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茗雲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脛，則尙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

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於桑麻枵柚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書厚田水，則守築河堤，亦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尙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繞，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待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臥不怙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聖明，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不得上疏，如待聖誕開廟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於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亟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幸甚！

### 與徐長孺

昨爲士端少君轉拜，鼓吹沸耳；東家娶婦，西鄰妻女兒子，空結七尺，無所聊賴。母氏悲慈，低迷嗷泣；老父剛腸，亦復隕涕相對，夜分竟至罷飲，足下謂僕能堪乎？僕丈夫哉，而烏所戀戀？家室足樂也。顧嫡母粗健，生母不脫床第者五年餘矣；而大公復六十有一，頽然阿翁，兒子日不進膳，歲不上壽，足下又謂僕能堪乎？僕中夜自計，竊欲從澤，夫移貸三十金，歲償十金而益以子錢，蓋三年淹也。足下謂不可，僕卽不佞，寧敢負心第澤夫愛我，愧非深交，先生道尊，難以張口。所恃足下相知，與先生商，其可否爲僕一再言之。春風漸融，桃花始華，而婦翁多病，有相趨之意，天緣或在此也。稱貸錢帛，古人所醜，



然僕齒過弱冠，而尙未歌車牽之章，聞鷄鳴之警，窘歎可知！鮑子惠我，當不以我爲貪也。唯足下留意焉！

■ 答恩公

昨擬枯藤怪石間，消受一餉，爲吳門故人相滯。比歸老母病，且周旋藥裹，不能遂鼓山中之履。得手教，曠若會面，卽奉法旨，并致東溟公意於宗伯先生。谷響錄是崑山中登然音也，不特碎金斷珪，亦復佛法長城，勉奏數言，糠粃前導。上人如龍象，而拔俗之韻，復似政黃牛、端獅子，擺脫絡索，獨透本懷。可謂教外法王，僧中逸民矣。弟懶散之性，亦復同調。二十外當以扁舟載香煙夕照，同泛於新荻高柳之傍，吹一笛無孔曲耳。白羽扇奉寄穆如，清風用障塵暑。

# 眉公全集

## 卷十三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傳

### 范牧之小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以忘情，乃始許牧之子必溶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頤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瑩，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于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愧肉動，毛孔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恆單衫白帽，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陽曠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適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亟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致。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沒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客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閭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

嘗他日枕骨葬太湖之濱，誓合墓中紫炁，射爲長虹；差作面漢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鶴。一言罷，太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鍾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于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長，筆之險巖，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擗觥，措撫之過，近于文致。使僕不能含生于覆載，強息于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絕，若圓石遇板，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卑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盡黜賣杜爲賈婦。牧之伴諾，陰使人賈爲山西賈，得之以藏于別第。俄一載，而與之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勅家人裝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問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具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碁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颺起紫衣裙半褶，復轉睫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義，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傑，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爲貶，乃心銷神枯，終不敢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稍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牛革，龍準公一村亭長，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向相思死。」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能忘情也。牧之也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與定盟且誓，永焉不證，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年，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蠶首。」

唱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佻達，半臥粉黛中，以老君子牧之，則諱姓，于蠡則諱名，垂三千年而合爲范牧之。嗚呼！然歟？否歟？賀曰：「余與牧之子必溶遊，生駒俊鶴抑，何其似牧之也。溶入國門，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恥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溶少孤心，不能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奚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 李公子傳

李公子者，父泌爲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侯封，不願侯，願就詞制科。時肅宗新復南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焉。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輒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國，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天子奇之，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及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批註閨房中，以一小室，廟禮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公難其配，一日以李兩京賦視之，慨然嘆息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詭浪，不能定情，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李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以嘯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爭，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

遣人分馳四方，四方女子有奇色，以詞名顯者，搜括幾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春蕙」曰「鶯翻」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醉桃」皆骨柔氣清，熟于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蕙善鑿古器，善箏，鶯翻善丹青，紅草善彈鳥及鼓琴，暈兒善噓，綠絲醉桃善種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公子利之日夜飲酒，酒必以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無雜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籬嘉樹，月出之時，鳥啼弦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讀古書有奇事可喜者，以綵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成新簾，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故美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彈箏鼓琴，曼謳長歌，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汝老于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諸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遊于蘇時，有新進士四五羣，選名妓浮于荷花蕩中，進士本錯大骨，驟得此足高志揚，公子更布衣，坐小船中，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曰：「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授其上空，執酒卮，瞳視雲霧，不爲禮。諸進士以爲狂士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語，語出又村鄙可笑。公子唾曰：「此馬糞小兒，強硬舌本作號啞耳，烏足驚大人聽。」諸進士皆大笑，轉以爲狂士也。而頃之，公子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諸妓過船，羅列食案酒

疊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翠羽，雕鏤裝綴之，奇豔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以陳此俗物？」亟投湖中。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之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作樂，曲譜皆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諸妓跪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酒冷而詩不成，罰我詩成而酒熱者冠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則裂白絹，絹盡則裂帷，簾屏擗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諸進士誘之以酒，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曰：「汝輩肯從李郎去耶？吾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灞秋之際，丹楓萬株，擁若霞氣。又有高臺數楹，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告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浮沉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醉桃、高裝駭馬，踏入灞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毬如飛。樹叢中間，聞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齊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暈兒清嘯一聲，木葉翔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輳集至，候其將歸，皆蒲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多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言。」曰：「公不憶於陵時乎？君所謂陵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繿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魂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訣。且汝父鄰侯，

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久矣。一言迄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什急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見公子常往來三泖中云。

###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跳而耕，蘆刺入足，跣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踴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嫻笑之，久乃懼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與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家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增太子太保，錫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雖視士大夫，如羈鷹、棧驪、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匿權門，不通瑩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

欲卽滅獲皆康。康稟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賙以鍍金。堅謝之。生徒從公遊。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餽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頰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趣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煩公。第欲主上一見豐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晏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一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于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引惟坐治。士風閭。師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諛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注書。髻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且晚臥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梳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元本理學。尤邃于易。談笑題詠。必關于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字。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尙未老。追隨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携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牆。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



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搢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於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謀竄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餽公，公偃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昵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嘗手書示余，願諦淺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遠，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昔年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

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 玉峯道人傳

錢塘有玉峯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待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滾滾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惜。父母篤老，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腫息成病，良已垂耄，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巖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嘆于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肩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葇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峯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殆舉子乎？」俄舉子，咳而名之，卽天下所稱大儒鄒之惠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饑活十餘萬人，埋倅，萃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煮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游。妻東，與王汝中，最嫗。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峯道人如故。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

壞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砭老子解及它書甚衆，踞進道人，道人笑而領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 吳伯實傳

吳繼美字伯實，休寧商山人也。少雋敏，日受書五六百言。弱冠游太學，與弟仲虛並，以氣誼豪江東。所交傾知名之士，而醇謹善下人，人益稱爲長者。父母性卞急，易爲悲，君宛轉得其懽心。居恆恂恂，絕不以所長見奇。比時疾，檢水量藥，衣不解帶，口不嘗鹽酪者，跨積寒暑。居喪盡哀，祭葬衣棺，動遵古法。間錄家政，悉具案檢，出人意表。老監以下，洗手奉約束。仲虛每嘆曰：「昔王濟謂汝南堪云：『汝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伯氏殆類之矣。」君遂巡好禮，與客談，呐呐不出口，及割斷大事，雅中甘苦，卽閭師、鄉三老，皆愧歎以爲不如。性恭儉，出見冠劍車騎，從大人少年游者，輒障面過。至施舍市義，以緩急告君，君掃千金無吝色。野有棄兒，收贖之，逋僕行就溺，捐金贖之。其他與衣、與食、與賻者，無算。仲虛莊事君，君亦柔直相，靡無間言。渡海禮佛，築室供僧，兄弟必與偕。方有喪子之痛，忽聞仲虛得雄，卽時轉涕爲笑，人以窺君之真心，友愛如此。君善飲，得嘔血疾七年，德聚兄弟扶掖不去手，卒不起。德聚兄弟號慟幾絕。至是徵言于名公偉人，其容益廣，而重君誼者，日益重。人以爲君孝友之報云。陳子曰：「余觀元嘉之世，西陽縣董陽，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之閭，獨一門租市。』蓋古者孝友若斯之重也。有如吳伯實，孝不市名，俠不市權，千里誦義，百里誦德，不幸早歿，而式閭旌里之典。

缺焉，非孝子德聚，請之作者以表其幽潛，竟作泰山無字碑矣。李延壽云：「晉宋以來，刻身勵行，多發猷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此余有感于伯實父子，而樂爲之傳也。」

###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玠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夔葉簪紱，多清人賢冑。永州公與劉太公朮同舉于鄉，雖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威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口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蹶躄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嘆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妹，人人解頰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加詈罰。每病熾昏瞶于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跣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子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會一本起廣中，公在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愛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矚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卽置虎穴中，無死法，况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毅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肩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唱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

明珠異香，不點歸囊，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笑。」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葷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甘，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室中木榻絺帷，卽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俯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埏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頰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颺屏幕間，有頃，綦縞入門，單率如孀婦，問之，卽劉家錢淑人也。僕御熟視，揜口笑，怪其疎質，而沈宜人惘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庚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貞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可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闔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年餘，而余與之遇。索笑軒班，坐堤上，日暮風出，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

母之六十也，子女洗爵甚歡，而母忽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薦，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喧者途矣。一孺人孫氏，錢塘江澚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工書算，喜讀史，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避內外之喪，產漸諧，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笑曰：「余之病而從方外游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問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婉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塔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文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一伯霖既有聞于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囑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翦燈市酒，益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游，入則反而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諡曰「貞懿」。一嗚呼，婦人不稱諡，諡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諡。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諡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疎眉公全集 卷十三

# 眉公全集

## 卷十四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贊

#### 四先生贊有序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者，各繫以贊，用存微尚焉。

越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徒成名。鷗夷子，何童心？

周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煙。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韓張子房

秦之鹿，樞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唐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連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彌勒佛像贊

此老漢，弄詭譎。不誦經，不禮佛，肚皮寬，眉眼闊。真快活，笑呵呵！無休歇，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接引道師贊

此心緣物，如猿緣樹。四大既離，必有附處。附之失所，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釋迦牟尼佛贊

釋迦老子，來此濁世；只因心熱，拋撒文字。欲覓佛者，莫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通腎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又：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道師，普賜弘慈悲。沃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蕩三劫濁，兼持戒與定。戒定慧亦空，永無染習境。化彼一切衆，泳游于大乘。

又：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又：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達摩贊：

古樵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弄巧千般，吾道是水中第二月。

又：

一葦渡江，九年向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又：

九年坐向壁，無失亦無得；若問西來蹤，般若波羅密。

文昌贊：

天聳地啞，既避是非；聰明併一，專讀詩書。

雲長贊：

封侯封帝，封王允；愜人心，分蜀分魏，分吳雅非公志。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兮柔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于蓄艾；其居官也，後困于積薪。未老懸車，惜哉于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觀察張受所像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齋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澹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鑒而認

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卽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公蓋一代之名臣，而三代之遺直也耶？

■ 十峯殷先生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權柄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八面受敵之才，可文可武；無四知暮夜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 范象先贊：

煙腸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麤衣斗笠，近而卽之如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世之賢。噫！范君，庶不愧文正公之傳。

■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頤；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釀，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 無瑕僧像贊：

心亦潔，行亦潔；掃地焚香，夢亦潔。這老漢，直無瑕；僧中僧，傑中傑。

周草窗像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遙，窗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之後，世有隱德。

又：

口中絕感否，胸中絕冷熱。向三乘得大自在，守一官爲小休歇。至于疎財、敦善、行文而心潔，可稱爲人之英，人之傑。

幼科俞見垣像贊

避世于巢，懸壺于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爲秦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東坡笠屐圖贊

東坡先生居瞻耳，曾于雨中着笠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予拈出作偈，稽首而贊。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幾度風波。

周叔夜先生像贊

豐于德，屈于齒；然伯夷下惡，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恥。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印空像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椽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綦同隱南郭。

周梅顛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于玉宸先生之傍；以遊于金粟如來之鄉。

張雨懷像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祕，而手勸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掛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噫！吾不知其爲誰，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銘

木香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槁木，而心固可使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

■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 又：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 龍尾硯銘：

鸞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于硯池？其尾噓風而御雲。吾何以象之？甚矣！其侶余之文。

■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于不測。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揚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鷓鴣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南郭先生，爲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爨下之烈。

飲食起居銘

渴而後飲，飢而後食，問而後言，迫而後出。

斷妄想銘

此心未了，端爲妄想。想既無根，况復云妄。妄想本空，根塵超曠。聖凡如夢，生死亦誑。欲求道者，莫斷妄想。

贈吳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吉，頤乃訟。先木雞，後鳴鳳，鳳利啄，鳥不賓，麟利犀，獸不臣。唯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哲，必戰兢。真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果功行，長子孫。惜精神，報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 雜著

### ■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絕窮淵，凡碑版錢釜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董以芸薰，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貧容，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于竹窗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碁子落聲、雨洒塔聲、雪洒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

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一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待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遇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壁書覆甃，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阱，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

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惟願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揚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予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予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嗚呼！下一轉語耳。」予心聞其言，問之自稱所翰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 醫俗禪

予拋制舉術，寒熱不入于胸中者，十年矣。宰物妒之，遂以疾瘥見疑。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墅，鶴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予，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予故拈舉與大衆共之。

### 附陸平泉先生問疾書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一禪之一味，性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腦，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密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服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效者也。右上仲醇徵君先生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具。

書畫金湯

玉照堂梅品、疏花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余與金華米子華、秀州馮鑑之、項希憲愛而讀之、爲戲做其意、拈獎護書畫四事、題于寶顏閣。

一善趣

賞鑒家。精舍。淨几。風日清美。餅花。茶、筍、橙、橘時。山水間。主人不矜莊。拂囑。名香、修竹。考證。天下無事。高僧。雪。與奇石鼎彝相傍。睡起。病餘。漫展緩收。

一惡魔

黃梅天。燈下。酒後。研池汁。硬索。巧賺。輕借。收藏印多。胡亂題。代枕。傍客催逼。屋漏水。陰雨燥風。奪視。無揀料銓次。市談。搗。油汗手。曬穢地上。惡裝繕。臨摹污損。蝨魚。強作解。鼠。噴嚏。童僕林立。問價。指甲痕。剪截摺蹙。

一莊嚴

玳瑁、珊瑚、琉璃、紫磨金、白玉、文犀、舊剔、官鑿軸。帶。內庫、祕閣。寶籤。五色玉牌記。古錦面。帝王璽。奇綵裹囊。名賢題跋。女校書收貯。織成禪頭。金縷珠母、石青旂檀匣。

一落劫

入村漢手。質錢。獻豪門。翦作練裙襪材。不肖子。盜。換酒食。水火厄。殉葬。

語錄

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讀書行文者，用功不若用心。龍領下有文章，虎穴中有功業。豪傑向簡淡中求，神仙從忠孝上起。少年人要心忙，忙則攝浮氣；老年人要心閑，閑則樂餘年。慎獨尚涉虛，無慎不獨，乃是真學問也。

吾輩當作滅塑佛，不當作增塑佛。擾擾塵勞，何嘗擾我？只是心蜂攢入塵勞窟中耳。龍不可爲首也，若要作龍頭，究竟將來必爲蛇尾。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男兒人品事業，文章翰墨，擇向今古人隊中立頭地，瞠目雲霄，擲身塵壑；如獅子壯士相類，便是還个堂堂七尺軀也。

王弼州與于鱗論文，嘗云：「日新之謂盛德。」予謂日新在吾舍，千里之程，舍一步進一步；千仞之山，舍一步高一步。是名日知其所無，是名損之又損，是名大布施。此三教日新之髓也。

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常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留此一扣。

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氣拘迫，疏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此。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叢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孫，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進長。蓋花日減，竹歲增；竹于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臨帖切忌緊逼，要從字外觀之，如畫家色色相肖，止得皮骨耳。若從容玩味，咀嚼于氣韻生動處求之，便得一粒金丹。相逼而視，此身亦在壘中，安能運壘？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梅聖俞有馬曰「鐵糴」，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堪作耦，入吾竹林也。

天下無不虛之山，惟虛故高而易傾；天下無不實之水，惟實故流而不腐。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帖地欲飛，畫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遊第一風光也。若罡風審霧，正堪閉門手談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大隨去人未遠。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人不得道，生死老病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日月如驚丸，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延年。人事如飛塵，可謂勞生矣；惟靜臥是小自在。朝肉暮

魚，可謂隱穢矣，惟靜臥是小齋戒；智爭力戰，可謂險惡矣，惟靜臥是小三代。致于寢夢之中，見聞新，游覽多，無足而行，無翼而飛，又是小冲舉。

垂楊小橋，紙牕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三月多雨，忽放新晴，遠望羣峯，積氛頓豁，綠樹紫藤，黃鸝上下。因與韻客撥棹谿田之間，就僧借沐，雜采藥草，溫以清泉，脫幘解帶，蘇骨而返，亦至樂也！

四月有新筍新茶，新寒豆，新合桃，綠陰一片，黃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於是爾時如從鶴背飛下耳。

晉人清談，宋人理學，以晉人遣俗，以宋人禪躬，合之雙美，分之兩傷也。

吾欲結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秦岱，松西瀟湘，竹中具晉高僧支法，具八尺沉香板床；浴罷朱砂溫泉，投床鼾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煙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枕于東郭之濱，細榆繁檜，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校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浣浴腸，是真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先生，驢鳴不聞樹間耳。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草，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構一室于籐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癭鉢，其枝如懸槌，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猿宿鶴，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碧



桃漁父，往往皆借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墓，蒼藤滿林，觸轆迴車，夫豈在物？

石。雲林性嗜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白糖成小塊，如石子，置茶中，出以啖客，名曰一清泉白

東眉公全集 卷十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誌銘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詞，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備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若驚。郡長勉留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茆小崑山之陽，廟祀二陸主，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無以娛二先生，請採花爲先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場，修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居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栖焉，已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去，率情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而文字滋興，我方哭此老爲千古後生，釀成猖狂筆端，我何褻裳而踞之哉？天生人而與之十指，甯盡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而束手，與妻孥老于葑屋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捨一稊一題，日剗而月削之，曰：『吾梓工若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噫！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我師有云：『唯之與阿，相云幾何。』」曰：「曷不佞佛？」曰：「瞿

疊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義。我徵我心，十年而不得矣；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遊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于遠討，足艱于濟勝，而耳又聾聾焉，贖贖焉；則山水之勝之權益去矣。且遊而之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于平陸，則白日而多魍魎蛇虺之屬，怒而射喜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于斯？」曰：「我貌癯削，而衣田衣，而冠山冠，以投于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投于鹿豕中，則笑其太文。我處於不文不質之間，使縉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我爲何若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若干年，諸深交先生者，或言先生有大志，有大略，狎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莫如先生也；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於某年月日時，卒於某年月日時。未沒之前三年，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雍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挑達，不勝見態。既醉於座上，手焚紙錢，揚其灰洒酒，三灌地乃散。及其瞑也，呼左右而告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者乎？有金銀臺沼者乎？有笙樂幡幢，連翩縹渺，從雲端而來迎者乎？我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邛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蒙姓以陳，於百萬億千陳氏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別於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垂象，如空

谷之搏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且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 光州判守柏山董公墓誌銘代

公董之聞人也。明經不獲顯脫，而吏隱光州，竟以露禱殉於官。公門人誦川令朱君，至欲取汨羅一杯水，擊王處餘唾壺，薦之公前，傷哉乎！其言之也。夫自古數奇之士，寧獨董公？詩人萬舞，歲星陸沉，皆軒然翱翔，以遊於世。彼且以五斗爲象龍，狎同曹爲鶴鳥矣。而於董公何累？公之先汴人，建炎南渡，棲海上，勝國官一者，更徙竹岡之西，而董氏始大。四轉綸，以甲申進士爲名御史，御史子六人，長爲恢，恢生繼，繼生充大，領應天薦，公考也。公少慧，四歲能解字義，日誦二百餘言。十三出遊，邑秦文驚，令之年酌，卮酒飲之，坐居尉上，尋補秀才，廩於官，先後有司，輒以異等視公，公以爲談笑而掇一第，若寄矣。公高自睥睨，不喜生產，顧獨喜爲善于鄉。從母某與婦胡，嫠而貧，公迎而養之，婦翁東川公，母姊支孺人，公衣食喪葬之，其衣且食於公，不知有董也。沒而公爲紀綱，其喪不知沒者之有子孫也。公坐是家益落，然自檢括，不敢有所干請也。曰：「吾固貧，吾穎先生故不貧者。」乃十上公本而歸矣。公於是以前子秋，携兒入棘門內，徘徊久之，曰：「吾曩十度於此，今循頭顱而上，髮種種也，而向者乃其夢境耶？請謝歸乞閒，日與古人眉語於蠹跡駒隙之間，何所不可？」乃剏繁露堂，青藜閣，以古今圖書度焉。公仰而吟，俯而讀，燈光熒熒，晝夜不輟。其所纂紐，皆古書奇字，與牙籤口帝，映襲几上，公樂之。曰：「吾之萬卷何如焉？誠一唱三歎，何如博豬奴戲哉？」公嗜書，筭之衰加實，而橐如洗，勸者曰：「公子有五斗乎？奈何自苦？」公笑曰：「我幾忘之。」遂謁選，判光州守。會歲祲，公方攝篆，欲興發，吏白有主者

法不得擅，公慨然廩粟萬石以賑之。已民又苦旱，公親祈禱，屏冠蓋，洗足赤日中，暴壇下者浹旬，始澍雨，而公病不起矣。公之廉於官也，一切贖贖咸報罷，脫富人子於獄，夜函金爲壽，公麾之，此事至今吏人多能傳誦。顧余聞公爲諸生三卻金，不特光州時也。郡守相江禮公爲署客，憐其才，諷少居閒，公謝否否。莫方伯寓百金佐公貧，方伯念年歸，而公挈金還之，封記宛然。嗟乎！公家侍郎，遭變，託公五十鎰，公遲二孤成，卒歸前金。嗟乎！公諸生乎，而樹義名。此夫一光州皆能辱公也。公死之日，刺史王公至親視含殮，見公官邸如僧舍，囊裝蕭然，歎泣而去。夫子兮，不恭，食餼，伶人東方遊戲，索死不得，而猶刺劍於社肉以飽公爲光，烟如矣！爲諸生，始終斤斤不墮清白，加於古人遠矣！公諱某，生於某，死於某，子女某，葬於某處。公性孝友，重然諾，其所交皆一代勝流。何翰林良俊歸，太僕有光相與閱公藏書，留淹彌日。曰：「孰謂董先生儒而貧哉？」所著有某某。故曰：「公董之聞人也。」法宣名，余與公雖姻家，其銘匪私銘也。曰：「公之生，經明行修，半刺光州，而不得與更老遊，公之歿，老而彌捷，死於王事，而不得與法合。有書如雲，公神所憑，有丘如虹，公神所通，有史之筆，如金如石，公神擇以待過，而本者之必式。」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誌銘代

海上有王屋先生，以博聞多能爲憲於時，不獲顯，而有子曰「九夏」，孫曰「伯復」，先後用經術，舉鄉進士。人以爲造化詘於先生，而取償於子若孫，而不知孺人實克之孺人者，九夏公之配，而伯復君之母也。先是張顧兩家，各以閥閱高里中，顧有御醫東川公，與張京兆文州公相姪，兩家遂不用牛酒，結爲婚姻。退而具言婚事，顧聚族而慶曰：「嘻！我家得婿而才。」張聚族而慶曰：「我家得婦而

賢。其後京兆公老，王屋先生日事古文辭，不喜問生產，且橐中裝半耗於客，若洗矣。時九夏公貧不任婚，而東川公趣無辦裝，請獨身爲贅。九夏公呼兩蒼頭負束帛，敞口詣門，而顏揚揚如也。諸妯娒綵衣狐裘，嫵笑屏幕間，孺人以蒸褐當九夏公，揚揚如也。久之還歸於張，家益壁立，於是盡脫簪珥，小治產，而衣漂浣衣，與諸婦媪身自力作。曩未習紡績，至是始操緯車，未習織，至是始操機杼。九夏公丙夜誦讀，聲相韻也。已唐孺人慰勞機下，挑燈歎泣，兩婦姑又烏烏聲相和矣。所舉子必以自乳，衣必以自紉，曰：「省一乳媪，足具九夏公一歲膏火，屈十指，足具堂上酒餼。」故九夏公退而問饗，饗下之突加黔進，而奉杯案，上壽兩尊，人食加饘，味加旨也。九夏公以此無內顧憂，得隸鄉書，而伯復君亦次第颺起，已名高於詞壇矣。九夏公之貴也，欲爲孺人洗囊裝羞，稍治鬻珥實之，孺人謝否否，而於唐孺人喪，則謂九夏公曰：「君諸仲，貧不能營葬事，毋以累諸仲。」及王屋先生之喪也，則又謂伯復君曰：「汝諸從父，貧不能營葬事，猶汝父時，毋以累諸從父。」蓋孺人好務爲節儉，而又少時爲名家女，閑於禮法，故知大體如此。孺人爲張氏婦四十年，中間喪葬嫁娶，佐九夏公者十之三。九夏公歿，而以身主辦者十之七，乃軋軋機杼，老而不衰者，又十之五。孺人可謂始終糟糠，口於婦名母矣。孺人好禮佛，每晨起，必稽首百拜，諸子環而請曰：「毋得無病乎？」孺人太息曰：「此何足病我？我病在爲婦時耳，他無論，卽汝兄弟姐妹六七人，吮我乳，撞不知幾斛矣。長而一衣一縷，疇非出我十指間者？汝父故書生，何知我苦？我今垂老，而後一示汝曹也。他日思，毋忘我言。」嗚呼！方九夏公往贅時，貧不治裝，夫婦縞衣相對，殷勤响沫，願得有今日。迄今日而孺人辛苦復如貧賤時，是性爲勤儉者也。昔文州公一顧孺人，私自慰曰：「仲女今故貧，我入其室，器物整好，諸子布衣紉履，有名士風，張其與耶？」觀於

伯復君，而孺人之後，何壘壘也？乃知曩者兩家聚族相賀，不虛矣！余不佞，與九夏公爲中表兄弟，九夏公母爲余父姑，姑相見未嘗不津津稱孫婦賢，則孺人哉，余信而有徵。宜銘銘曰：「謂而貧，克允厥宗，謂而匪貧，貴而糟糠。雲亭亭兮，氣不散者藏；霜烈烈兮，筆不刊者唐。日者卜之，終焉允臧。」其葬也，辛卯正月之春王。」

###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

文待詔稱二陸爲三吳文人之祖，二陸以江左綺繡，彪奔一代，然無不本諸性命，往往爲高才奴使，平原戎首，以讒中清河，矯矯差班，循吏尙友者誦焉。彈丸峯測，其靈不盡耗於二陸之手，迄千年而有元敏，今世所稱馮元敏先生是也。先生爲肅宗廟四鐵御史，南江公第八子，而其所自出，則爲馬太安人。自元敏先生以辛未進士，典兵部，卽進士封，稱貴矣。封之日，元敏具冠紳，雁行庭下，太安人大喜，顧謂元敏曰：「是冕而流珠者，非笄翟也耶？我昔侍吳孺人，孺人且死，授我以金珥曰：「勉之而孺子必貴。」已而摩汝頂曰：「寧馨兒，非是母不能生。」我今尙能憶孺人言，夫安分有今日。」已蹙然曰：「我老人也，至勤天子誥而封我，誥多善言，顧安能當此？」元敏官兵部，太安人俱故事，兵部選吏，則大官具饌宴選司諸郎，元敏每宴罷，持酒脯歸，跪而餉太安人，太安人食畢，又北面叩首呼元敏曰：「孺兒乎！其爲老人所以報塞主上者。」故元敏所至，能勤其官，且以文章節義重海內，悉如母言。初，吳孺人歿，口寇內訌，御史徙家避寇沈巷，太安人獨城居曰：「我抱吳孺人主在，何忍去！倘事變卒起，誓與薪俱盡。」乙卯春，訛傳寇躡入關門，邑中人恐，太安人獨坐機杼中，自如曰：「寇安能遽入城，卽入城，

吾有死耳；夫以死一而當寇百，何以走爲？後卒無他，其賢智如此。性好儉，身服漂浣衣，元敏四時所進錦綺，悉不御，妯娒告急，則洗囊付之。御史公會以遺金五百，鏤分賜太安人曰：「則以待而子歸。」元敏未歸，先出百鏤周族之窘者，左右請曰：「夫以所分金償負責且不足，奈何又損百鏤哉？」太安人笑曰：「勿復言，若吾子，豈愛貧者？」元敏去兵部，有銓望，或以告太安人，太安人曰：「吾兒少強項，恥工媚嫵，性不能下人，恐以才賈忌。」已而不果遷，故元敏督學貴陽者垂期年，則解綬歸曰：「吾有古今之儻居，不能告諸友知，家有老母，稱知己，可以歸矣。」先生歸，閉戶著書，酌水獻太安人，四方遊士，有借交先生者，率不內。時獨鼓屐於名山水間，望者以爲鳳文麟趾，視先生出處，以卜世道安危。嗚呼！其真不愧太安人子哉。銘曰：「不知子，視其母子爲誰？元敏甫，文六經，人千古，永不磨，一抔土。」

江州吳公暨配夏孺人墓誌銘代

吳公卒之二十九年，爲萬曆庚寅。時余納鄭節詩，命潤州，其子吉士君民表，手勒狀，跪而請曰：「自吾之聚族於斯也，與宋而南矣，顧世服賈無顯者，自清隱居士應文皇帝徵，始稱聞族。迨余府君，始稍稍慕經術，用啓余小子。府君棄余小子久，明德懿行，覩記不什一，而復闕焉。弗彰余小子罪也。」又曰：「余小子幸同子，榜薦於鄉，又幸而辱在子，榜進士，又幸而從子後，職史氏筆，侍上左右，其竊寵光吾子，實溢餘子倍常，藉寵光余府君而爲之誌，若銘，則小子幸甚。」又曰：「吾先孺人之歿也，又先吾府君十年所矣，藉以先府君之餘，而一言及孺人，又小子幸甚。」唐文獻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况吳公，余丈人行也，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恩，字沐之，別號江州處士。公生而長厚坦夷，舉止若老成人。



公之父敏菴公，家貧，遺田數畝，若廢丘。時公僅年十二三，不能置傳，教公讀，僱僕循，公發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居奇貨，寧兀兀坐困？夫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吾其庶幾哉？」於是攜公入武林，卜寧，鑾鑾業間，心通十一而息之。旁及販脂賣漿，陂魚種樹之術，稍稍具伏臘矣。謀娶婦，娶錢孺人，數歲卒，再娶夏，以繼錢室，是爲夏孺人。孺人端凝，不妄言笑，其父處士公心奇之，曰：「之女也，而實丈夫子也，子則大我門矣。吾擇名家子壻，以大壻門。」既歸公，屬大父循菴公杜太孺人並捐館。公生而得大父母心，時時置公膝上弄之。繼母李，勿善也，稍快怏，公請析箸，敏菴公可其請。未幾敏菴公卒，公哀毀爲孺子慕，喪葬咸它，悉推其遺產於季弟愈，身不沾錫銖。又以已貲時時爲兩弟償責，逋人而又爲弟子棟娶婦，曰：「此猶子也。」公念母李孺居，不忍異，謀於夏孺人，孺人曰：「善。」傾篋奩，脫簪珥，僦室奉母李以居，公拮据服賈，如故孺人手調滌灑，醴醢上食，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李性辨急，時有所督過，孺人累晝夜侍立榻旁，悚息不敢退間，兩隣姬李許請，聞曰：「姑善成我，實奇愛我。」淚垂垂不敢下。會李孺人病，親爲浣中裙滌廁，奉湯茶彌護。李大感動，手孺人好語曰：「大媿負女，大媿負女。」顧謂公曰：「疇謂舉首無夫，而婦孝若此，而後當有與者。」而所謂兩隣姬者至，相顧指孺人以訓，婦曰：「若獨不見吳家婦耶？」李孺人既卒，公夫婦哀毀如禮，如所以喪敏菴公者。公好客，卮酒豚盂，必與客共。其治生雖米鹽果瓜，竹木瑣屑，必有度，而性嗜赴人緩急，有所稱假，至一再折券無倦色。時從子母家貸錢，隨手散盡，責進者踵門詰，公曷不以償我而施爲公謝曰：「吾詎敢強爲德於人，第視吾眼在否，而忍坐見人困也。」竟以好施故，家益落，公無聊，願視諸子慨然曰：「嘻，貧甚矣，有兒可教，是不困矣。吾左手種德，右手券責，而縱困我，釜養能困我，鼎祀哉！俄

病就卒。是爲某年月日。長子某，次子望，卽民表，與余同年，有文章名，改庶吉士者也。銘曰：「世之貴，孰與德之貴？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賜之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繫翁媪兮，千載同藏。」

### 孝廉齋字吳公暨配凌孺人墓誌銘代

余有壻太學生吳嘉徵，率其弟瑞徵，以父母之墓銘來請曰：「吾父歿於癸未，母歿於癸巳，垂二十年，暴癡霜露，藐孤未知死所。頃者，擇壤諷日，合葬於吳縣龍池山之新阡，每痛先君有言：「吾死願得太原王公銘其幽。」而吾母凌孺人之垂腹也，亦曰：「小子，爾無忘而父之遺命。」用是敢稽首百拜，以祈終慰之地下。」余唯唯不忍辭。吳江之吳氏，有兩大司寇，其一爲立齋公諱洪，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其一爲訥菴公諱山，官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立齋公生訥菴公，訥菴公生德泉公，德泉公生齋字公。德泉公有從兄中河公，南京光祿署正，老無子，以公爲後。德泉公之所生父也。中河公，公之所後父也。公娶於凌道山，府丞公之長女，是爲公配。當中河公之歿也，孺人王與太孺人沈皆在堂。兩左，人性頗嚴，而沈尤辨急，易爲恚，左右不敢平視。公與凌孺人每晨往朝，夔夔齋，深。沈孺人百端激之，氣愈和，上食，齋莊，夫婦屏足，鵠立者終日，命之退，乃退，而訥菴公察無後言。沈孺人爲之破顏而止。辛酉，公登應天薦，沈孺人大喜，始命凌孺人側席而坐。久之，兩孺人相繼亡去，公與凌孺人喪葬如禮，哀毀骨立，而至是始親政。乃割腴田以散族人，凡以千計，又劑量斗斛，所歲省租石，又以百計。其他內外強近之親，以次衣食待公，而舉吉凶者不勝數。伯父仰峯公歿，緘獲食官賦，法當按罪主

名，公捐金力脫之。行游市上，有蓬跣繫累椎胸而號者，公訊之以逋賦就逮者也，因問貧幾何？曰：「數金。」又問家所存幾何？人曰：「獨老母，我死而誰爲收母氏骨者？」公立完其逋，罪得釋，其人願納產身爲傭以償公，皆謝而遣之，乃洒涕搏額而去。公旣好行其德，而性又豁達辨爽，喜從四方賢豪游，觥籌轟飲，徹晝夜不絕。夫人日走糞下，新樽析俎，唯恐後，甚則徹所饌諸盃以佐非時，而身自享杵食。公以是愈得長者聲，公私之事，首推爲祭酒，公不難任，劇駢怨，銳身先之。又善排解紛難，酷知人痛癢，凡有求者，皆樂趨於公。歲大侵，大損穀粟，以興作寓賑，其所修隄岸橋梁廢寺甚衆，鄉人至今德之。凌孺人有子而殤，公不憚，孺人擇名家之媛進，公爲豐腆其衣食，且溫言以教其不逮者，諸姬媵皆感動愧服。久之，戴氏舉一子曰「嘉徵」，王氏舉一子曰「瑞徵」。凌孺人撫若已出，而公亦悉汰聲華舊習，手一編課兒，甚樂也。未幾，以癸未上春官不第，鬱鬱病歸，以歿。孺人引刀欲殉者再，二子牽衣號泣，得不死。孺人辛勤教二子成立，旣娶婦，則移公之柩合堂而居，閉門焚誦。以癸巳病卒，二子發篋，凡笄縱衾襪及飯舍之物皆具，考其歲月，卽移櫃別寢時所封識也。嗚呼！孺人何嘗一日忘公於地下哉。公治經術，能文章，不顯問家人產，賴凌孺人精心營辦，檢澗藉，塞耗資，食指千數，無一人飽而嬉者。公又能畏事忍詢，摧剛爲柔，所遇無少長貴賤，以善氣迎之，反顧怨恩，灑然如雲霧之釋，故公歿之後，二子以孤兒讀父書，支守門戶，時獲聞教於公之故人賢者，不至孱弱僵仆，貽兩司寇羞，則公與孺人遺謀遠矣。初，公有感於凌孺人之逮下也，旣得二子，抱而喜曰：「是孺人賜我也。」孺人則曰：「是天賜君也，君不憶武陵還妾事乎？」公嘗游武陵，以重幣買妾，業已迎入舟矣，察女焦然有恨色，知其已字，而父母以貧，故更嫁之。公卽遣女奴謹護別室，質明急返之，女家而不責其財，嗚呼！此去故人何遠？子孫繩

繩有以夫！銘曰：「是維吳氏，合葬之墟，有丘壘，有松猗猗。穀室同穴，抱壁聯珠。家人曰宜，詹人曰祺。飲樽不盡，以遺其餘。子孫繩繩，光兩尚書。」

### 太學心字楊公墓誌銘

往柳上楊氏多聞人，而諸生士修文行尤著。嘗一顧予鹿城，半面而別，無何，則以太學府君銘請。夫人子有愛其親者，輦金與璧，以贄文於當世顯人，沾沾耀里閭觀矣。其後不一二傳，顯人之姓字，化爲冷煙飄風，而不可得，而况藉其交以永永者乎？於是不朽之權，轉而屬之山澤，而予非其人也。則姑銘之，以衛樵牧。吾松之秀，以峯柳爲宗長，震澤東下，匯爲三泖，而楊扇控之，其里居鱗次，以搢水秀。嘉靖間，九華先生，用進士起家，由大行歷官雲南憲副，而楊氏之族甲柳上。公其第六子也，已出後於仲父二華君，遂父二華而母趙孺人云。初中憲公多子，願見公少小婉孌，而性復好吟咏，輒擁抱之曰：「是驪子鷓鴣，亢宗必矣。」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聲籍甚，而性不耐有司繩尺，因入游成均六館，名流巷駟相逐。自後五試京兆，皆罷免，而有子士修，以經術爲秀才高等。公笑曰：「我素不欲與造化小兒爭權，今乃與小兒爭進耶？」於是屏去故學，發中心藏書讀之，而更嫻於詩律字學，所蓄古人法書名畫，及瓊璧槍壘數鼎之屬，旁列左右，花陰竹窠，蔭映籬櫺，公憑几援毫而賦之，不復知人間有塵土事。月白水香，扁舟獨出，爐煙釣綸，半倚於葭茨鷗鷺之外，望者以爲張志和，陸天隨其人，而公亦謬稱柳濱漁父。入則召父老諸昆弟爲醪醢，飛絲奏肉，頽然醉鄉侯矣。公少壯能文章，視功名直可唾取，數奇踰蹕，不得已而託之詩酒翰墨，然終落落不自快，遂決計治裝爲長安游，游而因病歸，妻子喜懼交并。

慰勞數四。公嘆曰：「吾聞燕趙多異人，庶幾見之，豈碌碌馬蹄間，博雞肋一官者。」蓋其言甚壯，而病已憔悴不可治。然公猶繫巾櫛，與故人杯酒宴笑如平時。日築室而題之曰「保閑」，曰「遜意」。將栩栩六月息也。豈謂遂成千古哉？公歿之前七日，持齋誦佛號而逝。蓋萬歷己亥九月也。距其生嘉靖丁巳，享年僅四十有三。公貌醜，神理清明，與人交斐亶無間，而鮮峭岸暴抗之色。莊事兄姊，撫諸弟禮能逮恩。二華君沒，公推遜遺產，分潤族人，而身自拮据治喪事。奉嗣母趙孺人，惟謹憂喜痛癢，抑搔候問不去側。其侍中憲公唐宜人，及生母王孺人，亦如之。婦翁卒，迎養婦之母某家，扶植其孤子以成名。士生平不喜治生產，而好賑人之急，廩饑嘗數百石，更轉貸以濟有貧而負公者，立燔其券。視世人齷齪，仰掇俛拾，與竈下婦持籌計算，絕薪腐粟，而不肯分蛾鼠之餘，以與宗黨共，皆公所笑也。公雖好施而貧，有子潔修，負藝林之望，海內交游，皆樂道其文行，以幸公之賢而有後，公亦可謂不死矣。君諱繼美，字仲休，別號心宇，娶趙氏，生二子。長卽士修，娶吳江，太宰恭肅公孫太學季華周公女；次士儁，娶文學寄宇馬公女，後公一年卒。士儁有子弘，士修有子穎及女三。葬金澤港，李方垆祖塋之次。銘曰：「具區湯湯，孽流東瀉，委輸三泖，金澤維籍。誰爲靈區，君子是舍，晶英上浮，膏沐松檟。除道闢周，以俟石馬樵牧，已而內有賢者。」

太學何侯菴配馬孺人墓誌銘代

何孺人者馬氏，太學侯菴何公之配，予友紹興司理士抑三畏之母也。士抑以壬午舉北畿，自後屢上春官，偃蹇一第，每歸益發憤著書。及甲辰，念孺人春秋高，冀早沾祿養，俛而謁選，非其志也。選

人才，士抑得紹興六郡，士抑以板輿御孺人如郡邸。出理案牘，入浣廁牘，日告平反幾何，以娛七箸。孺人則稱引古義，最士抑以邁種德，訖威富，不以三尺養交令部內有含冤者。士抑謹奉教，大起平恕聲，直指使者薦於朝，與新典會，法當有非時之褒，爲兩親榮，而太孺人翟車蒞裳，直須時矣。乃竟中議，以考功法，調官他郡，太孺人聞之無愠色，且力疾而慰士抑曰：「吾子之謂不辱親矣，是夫守法之驗也。」聞者謂：「士抑爲能官，孺人爲能母。」蓋歸十日，而孺人卒。卒之日，諸子姓咸集，視合視殮，執喪成禮。當是時，實有天幸，收考終之福，不者扶輦歸矣。於是士抑將治葬，而屬通家子陳仲醇，次太孺人徵言懿行，徵墓石於舊史，惟是董與何世親也，其昌又嘗升堂拜母者，不敢以不文辭。太孺人，攜李人也，攜李去海上百里而遙，鮮通婚媾，而孺人世父一泉翁，與司斷蘆江何公遊郡下，相友善，遂以孺人室其子，所謂俟菴公者。孺人十五而歸俟菴公，七十五而下世，其在何氏，爲婦爲母，爲祖母，凡六十年，閱兩世矣，而慈惠恭儉之儀，如一日也。俟菴公修孝友之政，有聞邑中，乃多謀室而獲焉。先是蘆江翁有太公九十六歲矣，治家嗃嗃，每晨起必勅諸婦諸孫婦，環列堂下候起居，亦猶行古之禮也。孺人獨先期朝太公，太公以步搖玉搔頭賜之曰：「吾門終賴汝而起。」太公沒，撫棺而慟者，亦惟孺人也。蘆江翁捐館，先業中落，孺人奉姑王孺人，展轉避寇，年荒穀貴，人不厭糠粃，何論甘毳，則手辟繡，質簪珥，上食王孺人，食不甘，退不安寢也。小不懌，從女奴屏人問故，必得其歡而後已。王孺人老而臥疾，孺人與俟菴公視床褥，進湯藥，髮不櫛，衣不解者，經年無倦色。王孺人沒，而哭之極哀，聲感行路，柩捲手澤，觸緒與悲，歲時饋奠，慘然灑淚者，畢其世。蘆江公沒，諸昆季當析產，俟菴公自攜李歸，僅授之敝廬，寢丘室，人嘖嘖不能平，欲更析之，孺人置弗言。俟菴公之庶弟三泉君者，客死於金陵，俟菴公以其喪歸，

則諸弟撰其貲已立盡。時王孺人尙在，心弗能平也，欲更均之，孺人持弗應也，而里中多俟菴，比之田薛矣。孺人雖與俟菴公拮据內政，親見起家之難，然不爲纖嗇，好行其德，於姻婭舊故間，事外家極有恩意，遣問相續，兄弟之子，姊之子，與俟菴公女弟之子，婚授室，嫁治裝，貧者忘困，孤者忘亡，如薛叔庚，宋啓文最著。蘆江公之妹，歸龍華沈氏者，年七十無子孫，俟菴公養於家，孺人生而奉之，沒而喪之，祭之，皆與王孺人均禮，而期近之親，以及隣里所待，以舉火者，不知凡幾，以故孺人沒而巷哭，嗚呼！可以觀母德矣。孺人有九子，殤者四人，餘子皆迎師授經，不以小慈爲愛。然俟菴公課子多譙呵，孺人又未嘗不微言解之也。里中稱善教子者，必曰「何母」，「何母」云「善哉乎陳子言之也」。孺人課青衣，軋軋機杼，白首操作，而身未嘗衣重綵。客至設醴，豐殺中稗，而口未嘗厭八簋。內外斬然無耗竇漏穴，而蒸履不及庭。家僮千指，嬉嗃屏絕，肅若朝典，而呵詈不出巷。鍾釜圭揭，肩鏹惟謹，而宗姻以緩急告者，不忍辭以囊蟲。卽古之女宗母師，何以加哉？孺人生於嘉靖癸巳年正月二十五日，卒於萬歷丁未年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五。生子五，長三畏，卽司理君也。茲以八月十二日，合葬於鳳凰山之原。銘曰：「繡之水，清且紆，方孕玉，圓產珠。鏡之水，清且泚，嘗君羹，以其子。鳳之岡，鬱且蒼，劍斯合，歸於藏。藏有石，照彤矢，千百年，其視此。」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瑞溪包公暨配誥封安人曹氏墓誌銘

攜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湖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雁蕩，留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騶駟，一二童子，裹書僕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

去。所至喜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即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殮、廩飢、藥病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始所謂吉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掖善類，而恥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含絕瑕類，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恆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非苟而已也。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尙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身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八比部，皆以平恕稱。五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謠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談笑出之，面人必解頤，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睫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于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減獲不謀於其主，孽孽汲



汲，如理帛績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額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膽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剝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耆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鉅冶殆盡。又淘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墓在某所，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癖，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緊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于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暨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代

肅皇帝朝，有兄弟以名御史稱者，爲華亭兩包，蒙泉公節吳石公，孝是已。蒙泉公論寺人中怒，譴戍河湟以沒，穆皇帝登極，特贈光祿少卿，而公其長子也。包之先，汴人，南渡後，世居嘉興之雙溪。其高祖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可松公，生子舒菴公，爲池州守，進階中大夫，舒菴生子吾心公，贈中書舍人，而生兩御史，前是池州貧，出贅中書公于華亭，遂隸籍華亭里。公諱杞，字孟材，別號海亭，居士，余考刑部主事，贈尚書公仲女，歸公爲元配。公初童子時，聞少卿公之被逮也，泣請赴難所，吳石公撫其頂以應曰：「汝誓年不堪，間關爲萬里行，休矣。」公制仲父命不得往，恆西望號慟欲絕。既補諸生，遊太學，遂單車冒霜雪，走訊少卿于渾中，會聞海上夷人之變，少卿公心動，督令歸省太夫人，公不得已，洒淚就道。既歸，減獲負義，公摘而訟之，真諸法。然家益中落，又屢舉不第，居恆顛歎：「髮種種矣，我卽不得以

明經顯，然出而飲冰噉糞，使海內知清白吏有子，先公其不亡哉！及謁選，授鴻臚序班。時徐文貞公柄首揆，從叔武惠公以太保綰金吾帥，並爲蕭廟所尊寵，一時車軌塞門，不得望謁以去。而公與兩家有聯，數邀置爲重，公謝勿往也。強之則一再寒暄，侃侃諷議而已。兩公以此益嚴事公曰：「強項御史有種耶？」海上唐君，挾重貲遊長安，僕盜之，且縱火于室以幸免，而唐君死。公收其尸于煨燼中，遣人護其喪以還，因貽書伊子曰：「吾疑而父之死于僕手中也。」唐子執之官，不拷掠而自服。公嘗得盜有梯垣以入者，知爲隣子，釋之。其父怒，欲沉死，公給以薪米，爲溫言慰諭者百端。客曰：「無乃過乎？」公笑曰：「吾憎唐僕之爲盜也，爲綱常也。若隣子則以貧故，吾故憐而教之，使悔焉。不然，昔陳太丘孔寺丞何如人哉？」丙寅，肅皇旁晏駕，奉詔齋楚，戊辰，復命，以考績進將仕郎。會聞李孺人病，亟卽請告，而孺人霍然起，公拜堂下，且喜且泣，乃日偕諸兄弟，修泮，隨于左右者彌謹。甲申，李孺人考終，公哀毀柴立，三年如孺子啼也。公性孝友，喜拯人之急，凡里黨故人，所籍以婚嫁喪葬者，無算。季弟蚤世，爲經營卜地，不避風雨。所課諸子，十餘年皆已成立，雁行而游庠序中，斌斌矣。瑞溪學憲，舉頭解綬，好爲德于鄉，公實左右之。晚好緇衣黃冠言，旁及青鳥之術，焚香勘書，絕不聞外聲利事。而公又自少廉重，雖盛夏攝衣冠而處，子弟過而起居者，肅如朝典焉。居恆得人善，獎護不去口，有過輒面折之，慷慨直腸，人亦不敢以俗調望公，而公于一切帖媚柔熟，爲委蛇譬折以行于世者，視之蔑如也。公垂沒，不及其他，謂弟與子曰：「勉爲善足矣！」自萬曆某年，距其生壽六十有七，公配孺人，生兆祥，不兩朞，遂先公而逝，僅年二十有六。兆祥，呱呱襁褓中，不復能記。母氏短長肥瘠，顧不佞猶憶公數稱：「吾妹恭儉明智人也。」旣歸，公念不得侍蒙泉先生一日養，公西望慟，孺人未嘗不攬衣拭涕于後也。孺人雖死，其

子爲國器，恂恂稱退讓君子，將大其闕以顯公與孺人，其不亡哉？

### 墓表

#### 包學憲墓表

有明嘉興包公諱檀芳，字子柳，年二十三而成進士，三十而出爲貴陽督學使，以忤權貴歸，六十有三而卒。公居官則百姓祠于官，居鄉則郡大夫以賓禮飲于鄉，生平爲德必果，樂善不倦，以恭儉慈和爲家法，以忘賢愚置臧否，馴老稚縉俗用平等爲世法，以遊名山，飽異書，視居常爲安樂法。其他陰德隱行，未嘗一以語子孫，而無間遠近，言及公者，至爲感泣流涕，以幸公之賢而有後，此足以觀善人君子矣。余以是揭而表諸墓道之陽，曰：「是爲學憲瑞溪包公之墓。」

#### 贈戶部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

萬歷間有兄弟後先顯名于時者，曰：「無錫顧君憲成，允成。」兩人恂恂儒生，退然若不勝衣，及進而立于朝，又相繼得譴，落其官而去。然而夫下顧慕說之，相與喟然太息，想論其父母何如人？則南野翁錢太安人是也。翁之先世居無錫上舍里，自公徙涇里而居，里人易而侮之，轉徙石村。悔公者厚，白慚悔，數招公還，公乃偕太安人還，修什一之業，以身居織蓄間，而陰施其德。終不肯與人競奇贏，有貴賈而賤賣者，公償其直，諸備保雜作者，公縮其贏錢，息之爲娶婦，婦而歸者凡數十人。有賈遺金去，

去三年復來，公授之一篋，賈怪問不知所以，啓而視，宛然曩者所遺故物也，賈驚謝不敢受。公笑曰：「君失之，君得之，于我何有哉？」性嗜義，喜拯人之急，貸者輒應，應而或不副，則期以某日，時至，則先期辦錢以待，且如其貸數，而以細小羨之。曰：「是篋人也，善耗吾慮之。」初公貧而蹶，蹶而復起，兩夫婦啣半菽，衣漂澆衣，請勺者往往囁嚅難公色，及進而謀諸公公唯唯，公退而謀諸太安人，太安人未嘗不洗筐相付也。公之教憲成允成也，學成，邑令周公分俸佐之，公驚曰：「孺子受書而乃煩縣父母耶？且縣父母安得人人資也，而孺子先之。」立謝去，令以爲賢，舉鄉飲，首徵君爲重賓，公曰：「此以孺子故榮我耳，我野人也不足以束章甫，敢辭。」時有囊金私于叔李者，欲請爲居間，而以金壽公，公既斥去，而伴以問太安人，太安人曰：「嘻！彼謂我兒何如人耶？夫金去可償我兒孺子也，而本先撥第不知從何取償耳？」公立起呼酒自酌，更以酌太安人曰：「吾故慕伯鸞夫婦奇節，今以我視子何如哉？」相對大歡而罷。未幾，憲成允成次第成進士，兄弟雁行，上太安人觴，太安人捧觴泣曰：「而父累辛積勤，所以教汝曹者，凡爲汝曹下今日種子也，天乎！而父安在耶？則以今日酒一澆而父墓頭草耳。」且曰：「孺子欲無忘而父乎？而父業有言矣，吾不願汝爲好官，願汝爲好人，孺子勉之！」叔季再拜謝母教。江陵張相國專欲置故御史劉臺死，憲成上記當道，詰諸不法狀。及江陵病而公卿相聚爲禱者踵嚙也，乃憲成獨不署名，有代以名署者，憲成馳往手削之。中外謂叔子禍且叵測，太安人聞而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且兩兒骨有鐵，所爲尙不止此。」而無何季子救海先生罷歸矣，叔子又以吏部郎論事判桂陽矣，兩兄弟歸而拜母，太安人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太安人性至孝，曾爲姑親澆中裙，條穢器，里婦至今難之。南野公自傷少孤，每語及舜臣公，輒涕

下歲時饋享，大安人潔羞而進之，老夫婦仰而奠，俯而泣矣。南野公不信鬼，里中有靈巫，公往問之，卒不敢下爲碎其座，一夕巫遁去。而太安人之病也，里媼趨候疾問：「有鬼乎？」太安人戲曰：「有之。」曰：「鬼何似？」太安人指謂曰：「大似汝。」媼咋舌而退，其正直多類此。嗟乎！三代而後，禮樂不足以造士，故獨有望于家之賢父母。然患得患失，仲尼羞以爲鄙，而今家庭之訓半此也。則聚國族而求子孫，寧復有品乎哉？今家有公與太安人，而生子爲憲，成允成，又聞其伯氏性成，仲氏自成，並不有其弟之官能爲兄者也，所從來可知矣。予故表而揭之石，以告世之爲父母者。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

國家凡大臣有親喪者，上書乞卹典于朝，天子予祭葬如例。太原少傅王公，忠孝簡上心，其母吳太夫人沒，上悼念追卹加等，與故太子太保愛荊公得並祭。又傳諭特遣官齎捧金幣布鈔賜于家，蓋異數也。太夫人二子，長少傅公某，次學憲公某，其與故太保並受封者四，先封孺人，再封宜人，又再封宜人，又封淑人。比後太保而以閣御從封者二，先封太夫人，又再封一品太夫人。萬曆間上召拜少傅公于田間，公以母老辭，上敦召愈急，奉太夫人以行。三年，聞仲子學憲之喪，太夫人趣命具裝歸，公累疏乞身送母不允，尋迎養于京。又三年，太夫人先公歸，公卽具陳情疏，三日三上，上許焉。未幾，尋有詔趣還朝，視前加迫，公與太夫人復如京。上召對喜見顏色，曰：「卿扶母遠來，可謂忠孝兩全矣。」公稽首謝，因論國事甚力，上慰勞久之。天下以爲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未有過王氏者也。太夫人姓吳，故名家，治南翁之女，少習小學孝經，及前代名臣列女故事，事姑孝，教子以恭儉，居恆讀書菜鮭布裘而

已。少傅公始垂髫爲州秀才，太夫人爲製青布履襪，蹶躄前督學馮公。馮公歎曰：「有此寧馨兒，而惜一新履，天道福謙，其可量哉？」既舉進士，則歲時使人致資斧爲養廉助，公以此立朝三十年，清名聞于人主。公爲禮部侍郎時，首與故相奪喪事相左，請原官詹事歸者，蓋以身爲諷者。愛荆公不察也，太夫人則前謂曰：「翁不憶二十年前呼兒附耳語乎？比時比使前駟導而過門，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歸顯不勝耶？」及公爰立之命下，太夫人傷愛荆公之不獲見也，以卒不以賀。我朝輔臣給假者，自洪熙金文靖公，以省母假；正統三楊及正德劉文靖公，以省墓假；自後未有得請者，請而從，自公始。公晝夜馳十七日，抵家拜母床下，母子相抱持泣，左右莫不動容。已朝命再至，虛首揆待公，使者促刺里門，公匿不使聞，已而就床間，開導迎朝使聲，問爲何事，公始吐實。太夫人曰：「兒寵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閭里怪人薰灼。」又曰：「匹夫猶不可狃，况偃蹇抗辭萬乘之前乎？負恩不祥，孽命有譴，吾滋懼矣。」公謹對曰：「天子至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母勿憂。」太夫人曰：「夫幸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襖投之，公前曰：「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決也？」于是公奉母再出，出而大本定，東師撤，遂以病墜，請上慰留不能奪，乃手批奉母馳驛還鄉，不三月而太夫人以八十考終矣。公乞謝政，凡一月八上疏，其詞甚哀，讀者異之；未幾，太夫人遂以訃聞，然後士大夫乃相與歎服之，歸爲不可及。太夫人性檢厲，私居對親戚，未嘗易冠；子孫既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童僕，肅如朝典，閒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表。往揚忠愍以諫死，愛荆公爲居家，輟食流涕，慨然謂兩兒曰：「忠臣當如此矣。」太夫人居傍，獨曰：「不然，夫人人願爲忠臣，置人主于何地？且不聞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至是其言始驗。少傅公之始生也，身冷無氣，有隣嫗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

曰：「此俗名臥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攪其背百餘，逾時噤下而醒。已公往往多病如嫗言，太夫人老垂沒，猶日夜問公疾不休。公曰：「甚哉！不肖之以病累母也，嗟乎！且以出處累母矣。」余惟公之出處，正與太夫人相終始，故出不戀名，歸不潔身；卽聖主且悉公母子至情，其見于綸誥，廷旨召對手札之間，所以咨寶太夫人者，前後非一。故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誠未有過王氏者也。而公亦以此得全其忠孝之名，且曉然示天下以大臣難進易退，不可奪之節，則太夫人實成之哉。是不可以無表。於是表其大者，揭而勒之墓端之石。其生卒子姓，詳見銘，不具書。

###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尚書澤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祔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君請銘于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數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刊削削髮投山，竄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後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帛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爲

我縷記之。余曰：「鬪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曾姑施夫人，祖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內外，政如朝典，孺人世家女，顧能遵其範，不少衰。性淡薄簡儉，最不喜濃麗，而畜娣婢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嘗聲達于臬外，奉姑孝，味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歡心，晚得羸疾，日坐臥常相半，冬重裘，夏墜戶，幾不知寒暑人事。獨念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有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君而濟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囑培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或曰：「妾車音至，必且悔恨，隄床搥壁，病懣懣如膏沃火耳。」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遂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姬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侍君者也。至是始皆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卽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觀也。余嘗笑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醖酒，則曰：「寧妬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有妬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顯，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笑如晉時妬婦之津，好婦壞衣枉衽，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於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官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歎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星，化行於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於



周公召公，况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於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係，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是爲表。

# 陳眉公全集

## 卷十六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誄

### 范牧之誄有敘

余友范牧之材有稜岸，駒齒未落，翦翦軼人，得其嘖笑，判爲榮辱。然獨傾交吾黨，酣肆橫溢，如張百全之軍，援厚盟堅，縱馳衝擊，已無千載矣。可否則諾，一言千鈞似俠，冲退歛約，多與寡忤，似老淋漓。蕪弄縱恣，觀適似玩丁家艱時，面如深墨，骨如枯柴，溢米勺漿，存性而已。才之果毅勝堅，可與適道，孰有如牧之者乎？牧之亦雅自負，將盡展厥緒，益亢其宗，顧幹局趨敏，性如俊鷲，一撲不勝，便欲颺去，落落久之，迺始爲倚悅自放之說。慨然曰：「昔者顏回夭折，躑躅眉壽，伯夷饑貧，齊景豐厚，孔子老行，陽虎賈寵，人之賢不消，寧在通塞間與？」夫既已受造化鎔鑄，而猶爭之，將爲躍冶之金邪？時牧之意實慘黯，謬稱說以自廣耳。後稍娛意觴詠，與客陸博，樽蒲陶蹴射覆，醉或長嘯大呼，激氣引聲，洩其不平。若欲爲晉宋逸人，稽阮陶謝輩者，間令吳娃度新聲，意有不懌，輒攢眉曰：「鬼而粉墨，矢且中人。」截袖而去，疾不及影。後游平康，獨有所遇，淹繫旬月，無復顧禮。牧之爲此，是操太阿者，恥不當犀兕，迺薄之柱石，而繫之使化爲石也。於是吾黨咸褒衣峨冠，振纓理烏，進而莊語，牧之不可，則又叢詭讒，譏目

既盡裂，又不可；則相與要之神謀，掃軌割案，以附鳴鼓。牧之酒愴然自失，爲書以謝，其略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焚香籲天，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長，筆之陰靡，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於撞殿，摺摺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惟有蹈東海而死耳！」嗟乎！牧之言，何其悲也！易曰：「憂虞莫大乎悔吝。」是故從善不遂，吝之端也。蹈過知險，悔之用也。牧之既謝吾黨，乃不明言痛斥充物，其悔吝之介乎居無何，則買長舸載之，爲乃祖鴟夷之游，而牧之玉碎矣。吾黨無須化之術，激而蹙之，幽冥之中，負吾良友，乃爲之誄。誄者，古人以臨哀雪涕，於義當爾。誄曰：

嗚呼哀哉！牧之之生，夙稟靈氣，金蕤吐芒，瓊禾秀穗，顛角初整，骨骸亦張，眉昂氣激，詩襟禮裳，駉騏早馳，鷹隼初颺，既抱介特，卑庸寡與，敦惠同好，金蘭木李，浮游商周，溯觀無始，酒風迺雅，亦玄亦史，竹間七人，濠上二子，情懷固優，道義實篤，循理成途，趨仁展軸，於時侃侃，先民之躡，賦性寥廓，深情必鐘，麗譙落月，狹邪春風，草映細馬，波迴驚鴻，渡頭桃葉，山際芙蓉，文園之戾，戾於厥躬，鬱然璠璣，惜此纖翳，危言苦辭，我用砥礪，皎日矢心，清霜隕涕，無忝久要，以附斯誼，吾聞攻玉，必有其方，漸摩浸假，不阿不強，憶維吾黨，適乖其常，石質頑礪，玉資堅剛，力爭不勝，咄哉俱傷，嗚呼哀哉！

陸百之誄

明故鄉進士華亭陸君百之者，贈太子太保平泉公之猶子，中丞阜南公之家孫，吏部考功中陽公之子也。長自世胄，不期加潤，生居淵廣，匪挹彌冲。其在舞象，則使張伯饒愧請益之功，黃子琰慚對月之敏。乃遂志擬絕編，名高領薦。會北上春官，次于逆旅，勞疾弗任，遂至顛隕。痛哉！次公九之，義纏友于，恪殫後事，生死無憾，識者義之。猶復顧瞻斷影，哀切在原，邀作誄詞，以寫至痛。陳子爲之誄曰：

起漢季崩離，寓縣零濁。三方鼎峙，四姓名族。分胙華亭，爲吳邦陸。機雲而後，厥胤昌淑。宮保篤老，中丞莊敬。考功競爽，人文交映。誕生我君，清瀾淵鏡。履端初學，躬親灑汎。在聰稱敏，應對則俊。磨礪砥礪，雷豫乃奮。逮事皇考，庭趨輦轂。出業入寢，帥資是勗。閉捷下帷，筆花帛竹。禮義之淵，既膏且沐。澆淪拂枕，盡瘁夙夜。屏攝聲氣，局跡子舍。侍疾彌月，解帶無暇。考功捐館，泣若嚙啼。柴毀骨立，杖不能携。相塚作丘，菟草渡泥。佳氣鬱葱，松檟迷離。孝烏馴兔，來止來棲。兄弟怡怡，矢言則一。裳棣念存，荆樹戒析。時雖倥偬，務殫心力。允協會同，糾難蓬逖。孝徵色難，沒秉遺馴。貞姑逆養，義倉給運。助三貸七，莫非我分。名公之孫，名父之子。溫潤怡和，如璞未理。綺歲成名，才譽鵠起。曹營友邦，悉奉鞭弭。一入留都，朝霞散綺。上公掃門，國士倒屣。竟體芳蘭，雙眸秋水。迎謂陸郎，二俊未死。載塗雨雪，北上春官。間關道路，不任羽翰。寢疚旅邸，委頓而還。還無幾何，醫技告單。弱弟急難，捐廢寢餐。顓帝叩神，淚化爲丹。網紀喪葬，雕心鑄肝。拮据一丘，其宅孔安。嗚呼哀哉！東南之吳，天下之寶。玉碎珠沉，蘭枯蕙稿。凡厥有情，莫不愴悼。矧余通家，怒焉如擣。人誰不死？子死太皓。冥路何長？生趣何促？阿閔國中，浪花風燭。來也何緣？去也何觸。芙蓉劍埋，鬼母夜哭。桃花駿死，龍種不育。天耶數耶？誰臆誰鵠？修短俱盡，君盍瞑目。蒼蒼涼涼，水枯草宿。吾誄素旂，永衛樵牧。嗚呼哀哉！

# 行狀

## 尚寶司丞龍海顧先生行狀

顧之先有仲實公，有四丈夫子，曰「子富、子貴、子榮、子華」。富居崑山里，仲實携子貴、子榮、子華徙海上而居，皆以布衣樹誼。子貴，生文彬，彬生綱，綱生懷松公瑜。而顧宗始拓瑜，生景高公，配秦安人。生子二，伯鄧州龍山公，仲即先生。先生諱名世，字應夫，號龍海。少而岐嶷，有夙慧，懷松公絕奇愛之。曰：「吾大者琳琅，小者玉樹，顧其興乎？」先生髫年，景高公捐館舍，依母太夫人誦讀，太夫人從機絲中課之，燈火熒熒，至丙夜不輟，聲與杼韻。甫束髮，兼通今古，文名鵲起，蓋弱冠遂補博士弟子。彌銳精討，上探竹書，下綜鴻寶，旁及諸子百家及稗官野史，日日以五色丹鉛，手爲批註。至是其文大成，而亦往往大與時左，久困諸生間。然神愈王，讀書愈益力，終不肯少自貶損，與時俛仰。所交率天下賢豪，一言抵合，卽寒士必嘔肝拚腸；不然，寧取訕詬，意揚揚強項不下也。故里中有更相齟齬，以浮語陰伺先生而齎之者，幾中禍。會督學使馮公賞先生文，且心知其冤，得白。自後輒試輒輒，裒然居首。然時爲棘闈所蹶，竊自嘆曰：「吾志行非不慕古人，奈何年至此，而又局局作轅下態也？豈固命耶？雖然，伏波老矣，收功桑榆，丞相弘公車三上，取通侯印如斗，大丈夫誠有志，肯以千里骨坐朽伏櫪間哉？」公日則倒履迎客，酒槍詩卷，圍棋陸博，俛首而角少年之戲。日落客散，焚香挑燈，僞然讀書，童子鼯睡几榻傍，如數部鼓吹，公琅琅耳弗聞，目弗睫也。比寢起，門者已納客，復觴詠如故矣。人以此調先生，先生笑曰：

「我壯夫也，雄心難降我，故以杯酒一澆壘塊；且以詩酒三分之一，足辦吾事，勿復言。」無何，閩中黃公來校士，以先生冠諸生曰：「吾意子久薄雲霄，今尙匏繫一老博士手中，然今秋之役，定無先子鳴筭。」是歲，果以詩高魁南服。公車下第還，上海受賊城且潰，先生銳然率同列登陣，分門死守，賊竟遁去，城乃得完。未幾，成己未進士，授工部分司，武林南關，貢額外未嘗私取一贏錢，豪猾股栗，不敢爲非；既去而商民思之，爲立石焉。己遷本部員外郎，歷轉武選郎中，門署如洗，一切苞苴干牘，悉屏不入，所遷序務，擇有功足驅使者，故是時邊疆甲士，號稱得人。文貞公當國，欲以銀臺處先生，先生辭，遂遷尙寶丞，奉璽書，稱使者，以桐圭出封親藩府，賜資悉珍異，非恆品。先生頓首謝曰：「臣銜朝命，而敢微寵賂于外，三尺之謂何？空囊出，飽囊入，亦何顏還都門，見都人士哉？」遂不受。竣事旋車，道出鄧州，故伯氏龍山公所守也。先生相遇甚驩，飲酒酣，舉觴謂伯氏曰：「弟身爲卿丞，捧符璽，引天子上殿，拱立御座側，而兄亦縮刺史綬，章稱榮矣。然兩兄弟，循鬚髮而上，則種種如雪；乃腰肢僵僂，日踉蹌諸貴人前，苟戀戀頭上一冠，恐猿鶴笑我矣。青松白石，無塞此盟。」未幾，龍山公投轄去，先生亦未幾請于朝歸。老兩兄弟老而抱持，喜可知也。于是買城隅曠地，累山鑿泉，種魚洗竹，亭臺橋榭，具體而微。公與伯氏婆娑游息，其中日無虛客，客無虛觴，天青露白，花落鳥來，杖履所至，望者以爲神仙。少喜弈，晚年則召客對弈，而身置其傍，從容指點，徐策其勝敗，如是者終身無倦容。然益簡遠，絕不敢造請公庭，至後輩以文章見投，則啓關相覲，欣然下榻，忘其老之將至也。公生于正德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十月初八日。娶郁氏，繼談氏，俱封安人。子三長，箕英，太學生，談安人出，娶方伯喬，純所公女。次斗英，邑庠生，娶海澄，尹，瞿，永，山，女，次奎英，側室出，娶孝廉，戴，水，玄，女，斗英，爲龍山，公，後。女七，長，適，龍，江，孫。

唐繼勳，次適恭定公子太學生潘允肅，次適沈侍御子紹旻，次適倪孝廉子太學生家胤，次適庠生劉永鼎，次受徐士充子以倬聘，次受庠生趙光祖子季枝聘，孫男三：長芝雲，次芝玉，芝室，俱箕英出，倘儻有才名，多父風，能世其家。以萬曆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扶先生柩葬長涇之原，走華亭乞狀于不佞。不佞之生晚，雖未辱知于先生，而與先生伯子箕英，實有金蘭之契，故爲之銓次如左，以俟當世君子採擇而賜之不朽焉。

###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相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浹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儼絃，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願心降穉登，蓋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弇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已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鋤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滌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味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它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婦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累日。」既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問雜酒脯，枯魚麥飯，以

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默，既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北游無所遇，願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瞻略，有名將風。顧叔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願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黃鬚兒皆折箭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笑，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魄，尙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資至如歸。以穉登之年與才，心做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姪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爲藋門游，崑崙行別，穉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泣下。崑崙即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穉登病告，余以爲卽病不必死。未幾，哭穉登計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柩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隊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遊者，如傲絃、長孺皆先亡，卽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弈棋，遍生遍死，遍合遍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弈者負恨，卽旁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穉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



朽吾稱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 祭文

### 祭徐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已來，四十有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憶昔酒後，烏鳥擊缶，憶昔操觚，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游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爲烏有，以泣，以奠，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卽此一觴，醉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十七新堂，系帷丹旆，空爾翕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哀鳴，不見其跡，我將求君或水西園，野鳥悲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君竟何來？君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徒有遺書，蟲魚草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嗟夫！澤夫而竟已矣！

### 祭吳母文

峨峨黃山，白雲丹霞，眷焉反顧，孺人之家。亶遠厥家，以從厥子，視時積著，吳淞之涘，賈而十倍，居業靡遷，不足非財，以樂余年，盤有甘毳，筒有綺段，歲時伏臘，烹羔廬鹿，芝蘭之秀，羅于中庭，彩而舞者，上壽百齡，文學先生，以及里巷，莫不休嘉，幸甚神王，豈惟壽康，亦有令聞，茸城之東，畏壘斯存，魏母不

來，婺星不耀，殄茲賢媿，何天不弔？丹旌前揚，素帷後張，魂兮翩翩，返于故鄉。荔支焦黃，再拜以祖，縞衣白冠，于河之滸。

### 祭張母文

嗚呼！南嶽星冥，西池雲冷，上鎖天門，下窺人境。爰相夫君，闡範肅整，禮服有盈，籩豆無梗。法彼坤儀，既柔而靜，誕肇賢喆，有輝其華。河陽春樹，勾漏丹砂，佐郡執法，秉憲觸邪。黼黻盛世，羽儀王家，天子曰俞，朕居中央，握機執樞，運于四方，鑒觀爾嗣，克洪厥章。伊何能穀，母氏孔良，用錫爾祉，錦衣雀裳。世崇委蛇，嗣賤篋屑，仗義作城，蹈道爲轍。四維是明，百鍊不折，挂冠東歸，脫若秋葉。賢哉大夫，洩洩融融，洗爵上壽，惟母與翁。吳天降割，婺女墮空，去何之兮？慈珠之官，沙淹明璫，苦生寶瑟，十月悲風，悼彼玄宅，枯楊夜號，芳籬無色，嗟爾令子，日月有荊，省臺上書，舊杜旣白，億萬斯年，永安幽魄。有鳳者雛，有龍者孫，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繩乃祖武，世其家聲，翼此清淑，繫誰之楨。念我弱女，毋則皇姑，如攀高松，而抱女蘿，松旣萎拆，蘿可柰何？械辭縮酒，洒爾丘阿，白蘋非蕤，英靈可呼。

### 祭王和石

嗚呼！先生居今之世，爲古之人，悠悠世途，莫知苦心，擇地而蹈，循牆而行，譬彼墨守，不失規繩。南省合香，中州秉鐸，挂冠東歸，爰得三樂，三樂未幾，百憂以煎，數月之前，公嘗有言：「鰥寡孤獨，我居其三。」余則謂公：「語不云乎？『天不汝從，人將柰何？』」公于此時，笑而點首，寧謂今日，酬公以酒，生

則無壽，沒則無後，禍福倒持，陰陽頗謬。嗚呼哀哉！公亦人子，生死異路，不見其母，終天之苦。公亦人弟，永訣告終，不見其兄，生人之窮。遠牀而號，望影而祭，賴有仲子，事公以禮。此脈可存，血食有主，百歲千秋，公祀不餒。嗚呼哀哉！遺書在狀，遺像在堂，靈帷綵綵，載翁載張。漆燈焚焚，載玄載黃。人止夜靜，如嘆於傍。公之淒涼，路人所傷。况如我者，國士之賜。無以慰公，清酒一觴。魂兮歸來，殘月微霜。

祭高旭崖文代

嗚呼妹丈！樹德孔揚，性既正直，氣自溫良。惠愛友于，周隣睦鄉。怒不至詈，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草衣蔬食，執親之喪。孝弟忠信，居家之常。解紛排難，一言足當。放歌彈鋏，千金若忘。爲壻寒門，行篤且臧。有時釀醴，燕兄弟行。傳經教子，挑燭聯牀。子也英特，翩翮于庠。孫枝蘭茂，業用寢昌。謂宜榮考，春秋彌長。天何遽奪，未稀爲歿。松摧桂折，珠沉玉藏。鳧雁嗚叫，雲煙慘傷。嗚呼妹丈！仙路杳茫，抑游崑崙，而登閻闔。某等內弟，渥誼靡量。今其已矣，灑淚汪汪。敬奠椒酒，哀辭是將。

祭徐相公文

嗚呼！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溫，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境，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洞經。相公之功，心繫九廟，德奠三靈，龍袞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鳴鑾佩玉，綰紱垂纓，三槐弈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卷舒白雲，翺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鄴架圖書，洛社琴尊。

巍矣國寶！卓哉鄉評！相公之壽，豹文愈變，鶴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旄，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神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牆私淑，几杖親承。樞衣梓邑，憑軾裳陰。覲乃聖矩，剴其德音。揭日而示，莫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王山既倒，冰谷無春。感深國士，淚灑詰人。澗毛匪茹，江蓴可歆。酌此清酒，奠于歲星。

### 祭王元美先生文

我明攘夷，頓還二曜，微于文章，殘氛莫掃。奈何崛起，全力芟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詩龍準，非公其誰。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晚難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榮羹必察。待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胡甯不仙。游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寧不朽。出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路，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天地夢緣，古今游氣。香山子瞻，差足聯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階庭，玉樹參差。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弇州，得大自在。白日行院，蘇曰押衙。智以爲多，愚以爲誇。詎如我公，談笑逝耶。不戀空果，况復空花。今于空中，何以雪涕。所不遺者，國士之淚。又于空中，何以悲慟。所難割者，斯文之痛。

### 祭包心韋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夜吾兄，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權花朝菌。我之交兄，由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友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廬。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

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笑而莫遲，兩無愧心，亦無愧心。歲寒之盟，庶幾無斃，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聞兄大夫夢有讖兆，兄遂割算，續親壽考。鳴鐘擊鼓，叩神露禱，遂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于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牀，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弔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苦，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鏗，千金未售，神銷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蠶枯纓墜。客歲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慰兄，手脉一編，嘆息不遇，壯士無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剖劖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聞兄訃時，長嫂尙在，久而不弔，意蓋有待。兄旣先逝，長孺復歿，明好幾何？零落殆絕，辟彼中天，曉星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朱月溪

嗟乎！滔滔不返，東流浩波，長繩不繫，西飛赤鳥。朝悲薜蘿，夕陽蠓蝓，觀化易及，哀我人徒！嗟惟朱公！令德淳龐，如玉隱璞，不暴其光。春馳坦度，樂易溫良，家安孝友，里挹瓊芳。形夷買市，情古豪莊，念昔先人，性稟嚴毅，慎擇與可，不苟諧契，白髮締交，惟君兄弟。分參絲蘿，情誼切至，公推餘愛，以及小子。兩世通家，形忘彼此，我從西來，君東延跼，列時榮華，堂羅綺，飲誼通霄，賓明雜起，我醉婆娑，君情則喜。嗚呼！贈袍憐生，挂劍憐死，我念朱公，情何已已？年踰知命，雙髻未絲，仁厚獲齡，安禩未期，奈何一疾而忽成悲，公始抱痾，我數問醫，醫者雜視，咸曰：「無危。」病久不痊，我心則疑，愕焉計報，雙淚涕洟，嗚呼傷哉！若古有言：「仁者有後。」公之芝田，幸挺續秀，以世其家，誰云弗壽？我酒盈尊，我殺伊徂，縞帶素

袍，酬公松所。公貌蕭灑，公性慷慨，英魂不流，瞻也如在。哀哉尙享！



### 祭王弘宇

客春乙未，再震耆地，客冬木妖，火生神樹。占史狐疑，余嘆且喟！邦人當之，其在先輩？俄報訃音，公騎斗去。綺年獵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暉，花籠步障，香印氍毹，燈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笑，喜動鬢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譬彼播揚，前以糠粃，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嶢嶢鵲冠，蕭蕭鶴鬣，樂哉東山，抑河西爽，塵尾筇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踔立人上，龍媒長嘶，獅絃絕響，草虫之鳴，亦復見賞。嗣余授經，越水吳臺，公亦高臥，門掩蒼苔。雞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遐，跡疎心密，尙擬龍門，威瞻風德。胡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抱石，風褰素帷，淡無春色。先慈棄子，公更捐客，生我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喆嗣，千霄六翼，願予山耀，報母何日？念酬感懷，彈泪俞碧！

陳眉公全集 卷十六

# 公全

## 卷十七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祭文

#### 祭王亭伯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更有吾兄，未白而殞，朝榮暮落，槿花野園。憶昔庚辰，遇于直塘，傾蓋而語，得兩琳琅。嗣後漸暱，笑言斐亶，握手拍肩，宛焉兄弟。草綠烏啼，留連觀西，夕陽在樹，醉脉而歸。兩年以來，蹤跡彼此，青雲白雲，各言爾志。籬齋之園，欣然斗酒，爲別未幾，柳生于時。嗚呼！二三知己，落落晨星，疇如吾兄，肝膽相親。名教若掃，淪胥以沉，疇如吾兄，孝友溫文。所可痛者，大襄未卜，而有季在，宜瞑其目。所可念者，遺珠在腹，而舉得雄，若敖可續。人如車輪，生往死復，月十二乘，日三十輻。誰久存者，而亦何哭？

#### 祭何太老師文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溉，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性稟鄒魯，畫地而蹈，循牆而行，吾師得之。



温温恭人。早擅一經，晚酣六籍，吾師得之，雀起鶴立。誼敦老友，釋急窮親，吾師得之，腸熱如焚。無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采，千里龍文。花照金壘，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魯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隄巖，匪陽攻骨，哀絕吾師。凡我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綬綬，酸涕入地，靈今來歸。載翁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祭震野楊公文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公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皤皤黃髮，是咨是疇，遜髦于荒，執政之羞。束帛于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蚡公壯猷。公亦幡然，爲余強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詔不赴，眉壽燕喜，占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上錫杖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鄙吝，身繫安危。衣冠劍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舍公誰歸。枌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厥辭。酌以大斗，化而爲箕，人生實難，慶弔須臾。嗚呼哀哉！居鄉畏壘，居官去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興言及此，能不傷悲。朝樂輟奏，市杵罷飲，國論私情，老淚如絲。震耶綰耶，宜配公祠，尙饗。

祭徐孟孺

詩咏于旌，易取束帛，賢者之廬，王侯伏軾。吾求伊人，欽君高迹，南州徐穉，山陽徐積。穉有隱操，積

有孝德，頡頏千秋，君真其匹。少奉慈訓，適爲大儒，後以慈背，善焚公車。焚繻柩下，結廬墓餘，松柏蕭蕭，淚與血俱。旌母苦節，成君初志，君謝謁余，居然處士。微及性命，恥談名利，宜巢宜由，不夷不惠。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君之所止，其國必良，何期仙詔，忽返帝鄉。辭荔慘淡，猿鶴悲傷，挂劍荒楸，懸榻空梁。嗚呼哀哉！吾聞古云：「丘園道重，不爲之爲，無用之用。」冀君一觴，非以私痛，激揚清風，薄俗可勵！

### 祭徐孟孺代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騁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曠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徐偉，長合二子，以並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雀之起于菰蘿，如鳳之鳴于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鶴之嚮翔。河期黃絹，竟祕青箱，少有志于金馬，晚閤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妬，操琴吹竽，數奇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厝足于當路。慨雞豚之不逮，甘結廬以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興于蠹編，終下榘而燕寢。方聞龍臥，忽聞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遷，極三尺之永崇。通德之里，雪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蔚。瞻仰清風，孰之能繼。予等忝司一邦，欣聞高誼，方干旌之在郊，乃溘然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蒞人，臨風結涕！

###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脈，蜿蜒而東，匯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古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谿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轡雁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合香儀部，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青標外著，桃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璫載篋，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臥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國寶，公亦隨殞，徽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母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薨。封樹鬱然而寢，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徐金吾公子

嗚呼！人立天地，何死何生？生死幻夢，誰殤誰彭？藍縷華路，泉鈞山耕，瓊居珍食，楚舞秦音。淡濃異響，銷落同塵，猗與公子，條歎傷心。育自華胄，曾祖文貞，爲國師保，顯懿耀靈。褒功錫券，世典禁兵，大父奉常，厥父踐登。蔚爲家裔，襲爵彤庭，燐燐炳炳，閱閱嶢嶢。公子好豪，燕市吳門，高裝駿馬，冠佩晶英。公子好俠，三都五陵，花撲玉缸，揮霍黃金。公子好畫，劇龍陽青，香飄九和，其從如雲。公子好客，朱履紛紜，彈棋擊劍，伐鼓飛笙。翩翩公子，濁世幾人？年未三十，溘焉石城。六朝紅粉，縈繫遊魂，昂身紫闥，疇速之亨。畢命黃墟，疇促之屯。露晞日影，蘭敗秋聲，江流雲散，星殞珠沉。簾虛夜靜，風寒自冷。嗚呼！公子舟壑忽分，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丘壠壘壘，松楸陰陰，王侯廝赫，卒歸幽冥。矧公子兮，何悼之云。所可悼者，聞淑零丁，鈿合空守，獨弔孤燈。所可悼者，堂上萱椿，朱顏鬢髮，誰爲溫清。所可悼者，嬰孩在抱，呱呱弱齡。所可悼者，名與身逝，池館未平。嗚呼！公子曷遂捐茵，風流已矣，靡不心憐。某等幸叨翁誼，戚友情深，聞

公子訃，潛然淚盈！謹勒哀草，敬奠淑尊，惟靈來鑒！惟靈來歆！

祭沈石樓代撫臺

憶昔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若拱璧。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鏑，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水嚙蘗，駢駢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偶息，氣活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聽馬避跡，生視玉關，風行電掣。墨吏胆寒，債帥股慄，帝難厥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辟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凄其古驛，嗚呼！官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稔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親顏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唐抑所

嗚呼！人生何筭，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梁。猶憶曩昔，隨兄雁行，兄儼城南，桑戶葭牆。蘭入東齋，誰知國香，貧有秦色，咀官囑商。寒毡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觥籌笑語，爭道吉祥。願而事我，兄色獨壯，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圓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兄照當空，魍魅潛藏；兄魂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寧獨

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嗚呼痛哉！

祭楊石閭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搏，和合之玉，終必破丸。惟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蠶死蠶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餅罄壘恥，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歲寒，代兄教子，漿藿共餐，涕笑錯沓，往往夜闌。逮兄鼎貴，視子金鑾，故人千里，娥及羽翰。巨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謹謝教，書紳及鞶，吏議鄉評，罕索垢癥，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驕，我無兄干，鐘鼎山林，彼此俱安。病榻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神明，相爾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粟，素幃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汎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祭袁徵之

嗟哉！世不識兄，沒而獻嘲，我同知心，反哭爲謠。兄本丈夫，氣誼甚豪，凝神竹素，瞠目雲霄，旣綜經術，旁擅風騷，笑掇一第，如劍吹毛，胡期數奇，造物汝驕，感憤用壯，破其寂寥，脫身俠游，紅樓素綃，申走塞下，控馬射雕，千金垂盡，寸胆難消，肯傍妻孥，米鹽細瑣，肯向市兒，足起眉嫵，肯握牙籌，賤同土賈，肯挾虫編，敗如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殤子彭錢，等子破釜，正寢旅魂，終歸客土，兄本達人，且醉清醕，未了之事，有兒能補。

遙祭李知府

維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臥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絮漿葢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湔；挹君之度，鄙吝盡蠲。如空中雲，如澗底泉；雲歸無痕，既妍以靜；水流無聲，既甘且冷。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母以還，遂與亡絕；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窗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壤無遺蔬；案無退筆，度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髮鬚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君行油油。所資既廉，致用亦讎；斯神斯命，天也曷仇。古賢不壽，惟回與憲；人道何缺，陰陽何診？念此人亡，顛倒五濁；犬豺哈骨，螻蛄競肉；嚮羶爲勞，避涼趨燠；誰策龜靈，實稿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亡福；清虛之府，別有綿邈。古道古辭，爾先太僕；俎豆其間，死亦不辱。卽死幾何，遽掩蓬臺；念我母慈，侍子于此。棺固于身，封甫及趾；維孝維廉，有吳季子。

祭王逸季

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有吾兄，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朝菌暮樵。嗚呼痛哉！余憶弱冠，游于瑯琊，兄髮覆額，卓爾名家。文采爛然，垂雲聚霞，覺我形穢，玉樹兼葭。國士見推，謬得同伯。罔伯許可，兄亦動色。從此漸敦，笑而莫逆，氣叶椒蘭，誼堅金石。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壯年，妖夢忽及。余方病瘥，莫獲問疾，臥聞兄訃，驚動心骨。雪涕漣漣，濕枕沾席。兄沒一年，余病方起，困頓支離，喘息而已。乃束生芻，哭兄蒿里。往歲此時，幾同兄鬼，未死之身，奠兄一卮。兄而有知，其忍舉之，兄而無知，醉亦何爲？我將求兄于延益堂，素帷丹旆，空爾翕張。我將求兄于弇州園，墨池書帶，空爾淒煙。兄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徒有才名。士林傳譽，徒有遺文，蠹魚章句，屈指交游。十年以內，既失仲趾，復奪孟孺。落落辰星，交游漸替，今復哭兄，逸季已矣。人生幾何，殫此血淚。嗚呼哀哉！

### 祭陸君羽

嗚呼君羽，其遂亡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將護，執手殷勤。當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斂擇衾，當其藁葬，則賴長公鼓吹旆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俗，而志不酬。君度遲緩，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雖淺土，血猶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尙覓兒。夜臺寂寞，或笑或悲，其今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吾曹所師，惟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誨之。吾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訣絕，盡此一卮。

###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勤手書。何知訃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未極，知公如此，恨不在座，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笑談清燈彌夕。嗚呼哀哉！德無全福，仁無全壽，竇黨驚疑，余哀獨疚。孰如吾公忘年而友，孰如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墳，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曷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此時太恭人并祭故及嗚呼哀哉！

### 祭張完柏

麟鳳所至，其國必祥；蘭蕙所植，其草必香；賢者所居，其俗必良。穆穆先生，善蓋一鄉，引繩而蹈，畫地而將，視聽無愆，粲笑必莊，屏去械數，洞見肺腸，不應名竇，不受奔女，冥行隱德，可格神鬼。屢上公車，一官聊止，首着青氈，其清如水。家無貧郭，門無俗軌，心無炎涼，口無臧否。手一遺編，以送殘晷，父子相師，自爲知己。如周元公，如元紫芝，伊室甚邇，伊人可思。舉公賓筵，三讓三推，公既避名，名亦避之。歲時粟帛，在淩于旗，終公之亡，罕及庭廡。猶幸百年，永言丘壑，起懦廉頑，挽浮敦薄。何圖返真，竟騎遼鶴，某臥柳上，病魔躑躅，生芻不前，我心則作敬奠一觴，告我先覺，古貌古心，宛焉如昨。



祭相國王荆石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譎譎。」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尙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再戰，而予則決意乎蓬蒿。丙戌，辰玉別予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於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予遁自若。旣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予爲李文靖，而公亦嘆予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詔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托。何期冢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爲冰霰，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籜。晚而司馬再相，召命自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昔者登龍，今者羅雀，予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兢兢之饑囓，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漸久漸灼，浮陰解駁，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於帝心，明羽定於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郤，不人才牢籠，不名譽彫琢。殘花數畦，枯棋數着，公自諒機心機事之盡忘，人訝公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鏗，老而強飭，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冤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謠詠，門祚凋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必虧果碩，必剝桃不共笑，齒不並角，卽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今古，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閣茫茫，坐視爲虛，鬼神憤憤，似復相諶，物情三變，劫運

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竅。

祭朱養源太史太孺人文代

嗚呼！瑤池竹冷，南岳花明，爲西王母，爲魏夫人，或居靈府，或掌名山，各有司存，孰來人間？勸校霞簫，檢閱玄籙，爰擇令德，爲母之鵠。令德伊何？實維朱母，環珮羽毛，麗於下土。法彼坤儀，矢其德音，籩豆無梗，禮儀有盈。雪殘閉戶，雨暗挑燈，式穀爾後，蔚爲聞人。射策軒墀，首冠多士，酒淥花紅，頻煩宮使。玉皇香案，金馬祕書，甘泉朱雁，天祿青藜。帝曰：麻哉！朕居中央，握機蹈杼，運於四方。監觀爾嗣，克稱厥選。揆考本原，姆氏聖善，何不少須爾綸爾誥，燁燁白雲，翩翩青鳥。大壑蓬壺，神仙所都，靈爽復去，其歸此乎？某忝年家，誼若兄弟，豈無一杯奠於靈几，酌此椒酒，採此蘋花，含意未伸，雪涕如麻！

祭徐長孺母王孺人文

水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經明行修，衡門泌水，恥於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曰：「足。」子生不辱，有羞匪鼎，有衣匪班，孺人曰：「安。」食旨且甘，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荼苦。方諸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探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乃生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在南岳頭，在瑤池口，翩翩女真，應與爲友。孺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母登堂，乃從訃後，竟冀空觴。唱薤葉歌，爇柏子香，靈輿可招，來格洋洋。

祭黃母太恭人文代

穆穆恭人，夙閑內則，曰嬪君子，徽音無斁。若坤代終，如月繼日，鳳鸞再鳴，鳴鳩一德。入撫哲嗣，不  
育而教，旋樹婦儀，遂居母道。小星澤均，寶婺光耀，申錫自天，載綸載誥。伯也兩臺，白日霜飛，埋輪攬轡，  
請劍執裾。仲也宮詹，清風穆如，玉皇香案，金馬祕書。紫廳異轂，黃封法醞，鼎養實隆，恩寵莫並。兄弟稽  
首，對揚明聖，持此寸心，以師衆正。成功納履，高蹈懸車，堂開綠野，花對紫薇。燕喜無葦，鶴髮相輝，風生  
黃扇，花傍潘輿。又有文孫，書奏河渠，三祝者華，五福者箕。惟太恭人，而樂鑿鑿，南山肇歌，西池來詔，乃  
馭白雲，乃控青鳥，去何之兮？暮雲縹緲，瑤瑟明璫，遽埋寒草。嗚呼哀哉！緬惟吾師，恩埒陶冶，聞母之訃，  
未遑逝者。於役此邦，泣陳一聾，惟靈祐之，再相司馬。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若母猶母，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  
哭夫人，微獨閭德，有厥孫子，爲子金石。氣義節俠，千五色雲，才鋒韜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  
旣披腹素，習母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薦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殺貽孫，瓜瓞斯  
衍。燕謀弈弈，鶴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式歌旣醉，鸞鶴未來，蚪車忽御。白雲謠冷，黃竹  
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孤燈。嗚呼哀哉！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琳珣，參差戶牖，况  
其長者，尤稱不朽。母目已瞑，母寢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 祭王澹生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亦不易。一言於秋，比於昆弟。拜母登堂，起居而退。儒於諸君，誼亦非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母實賢媛。唯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繁，維筐及筥。庶人之婦，言不出里。而德升聞，繪書至止。劉薦給客，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書請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逍遙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某昔仲春，先慈見背。雞骨半枯，鵲啼盡淚。今聞訃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 祭樵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歎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爲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微聞翁將嫁之，烈婦仗刀自剄，不死。傅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尸，父母繫其髮尸上，噪繫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闇聞而義焉。身詣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父母來，釋小姑去，凡紀綱其衾，擗幕旒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釀金卜壞葬。

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李自二百年來，節婦堙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挽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婦之生死，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爲明神，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將知。將無再世更生孝子忠臣，湯火惟命，不可知。將無他方離吏，於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閭吏，李至今羞稱之。今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振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振李又多矣。豈必徵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上玷丹書，下污青史，彼何人哉？死而後死，嗚呼尚饗！

祭陸宮保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曠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寇冕，煌煌人文，弈弈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養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視宰官身，過神仙歷。維公道字，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既遠釣餌，寧挂網罟。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紘爲君，玄酒爲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坐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刊，啓沃

密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賈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祀，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蕤，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墻以趨，半面爲師，片語作謨。間演三軍，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羣狎鷗鳥，比聞藍筍，時出近城。子孫祔祔，觀者闐闐。以公神王，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愴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蠶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匯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嘆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攜，實仰公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刑。

### 祭馮烈婦文

余拜攜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恆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恆者，何也？咸爲艮兌，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恆之六二，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忍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恆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箴有烈婦不幸而得恆之正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于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于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恆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衮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恆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恆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

愧也！夫尙饗！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歷歲次丁未朔日癸亥，陳繼儒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剋面引鏡，或斃耳捱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稭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昴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殉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膽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旣不覬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奠一觴，非止爲閨閫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嗚呼！哀哉尙饗！」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纒，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憐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狗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尙饗！

祭王太夫人文時同故人徐孟孺子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頽覺類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嘆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眞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滅樂，暮餽却金，無令養交，而各借名，務渙小羣，而成大羣。婉調象心，曲回睿聽，陰鐘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暖，使者屢宣，首柄國枋，召對御前，天光下燾，喜動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瞠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壹，功成脫屣，謙著循墻，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葵宿，中夜無光，公稟孺慕，搥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爾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訃長安，素帷丹旆，山霧江濤，凌競雜沓，千里閭闔，唯太夫人，而寢孔甘，又若潤州，忽遭百變，熾炎下灼，石拆金流，如問水濱，而駕膠舟，唯太夫人，樂哉首丘，儒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絮酒家風，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



陳眉公全集 卷十七

中華民國  
廿四年  
出版

新式標點

陳眉公全集

全書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精裝一冊另加裝費二角

出版者 大道書局

發行人 方 笛 舫

總代發行 九州書局

上海四馬路  
中 市

分發行處

各省各書局  
各大書局

大道書局出版

新式標點

明代小品文六名家全集

陳眉公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  
另加二角

徐文長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五元  
另加二角

湯若士全集

全書四冊  
精裝一冊

定價八元  
另加三角

唐伯虎全集

全書一冊  
精裝一冊

定價三元  
另加二角

祝枝山全集

全書一冊  
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  
另加二角

文徵明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  
另加二角

上海四馬路九州書局總發行

太  
齊